

2021.04

01

总第11期

网文新观察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 主办



网文前沿（特别版）
榕树下的记忆（下）

阅读和写作是我
最开心的生活方式
——对谈著名网络作家血红（上）

目录

2021 年第一期

大神絮语

- 2 血 红 漫天风花雪月的字（七）

网文前沿

- 5 君 天 榕树下墨剑谷侠客山庄回忆篇
- 8 骑桶人 关于榕树下的一点回忆
- 10 秦似海 榕树下的随想——谨以此文，抚慰情怀
- 12 燕垒生 忆榕树
- 14 我是灰烬 追忆“混”在榕树下的日子

网文对谈

- 17 昌 永 阅读和写作是我最开心的生活方式——对谈著名网络作家血红（上）

读解网文

- 22 高 翔 网络小说“反爽文”写作的文化观察——以《修真四万年》为例

- 26 周宝财 别具风味的女性意识与性别书写——评尚启元长篇网络小说《刺绣》
- 29 顾莹莹 浅析小说《逢春》
- 31 张天晴 我在修真世界搞推理——评《大奉打更人》

网文透视

- 34 邵燕君 网络文学网站和关键词词条连载（七）

大事记

- 39 元 婕 网络文艺活动大事记（2021年1-2月）

约稿通知

- 42 本刊编辑部 约稿函

主 管：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主 办：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

协 办：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作家俱乐部有限公司

编 委： 刘 炜（血红） 王小磊（骷髅精灵）
林庭锋（宝剑锋） 程 铭（洛水）
张书玉（府天） 侯庆辰（意者）
杨 沾（雪夜） 魏 来（锐利）
林家羽（宝妮）

社 长： 王若虚

主 编： 蔡 骏

副 主 编： 丁 烨
张永禄

编辑部主任： 陈 佶

编 辑： 葛梦钰
李昱缙

美 术 编 辑： 克泽风

本刊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大神絮语 /

漫天风花雪月的字（七）

文 / 血红

有时候，我会沉下心来思索一个问题：

写作于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每天清早起床，打开书房的窗，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拉开厚重的窗帘，让天光照进小小的、仅可容纳两台电脑的小房间。在窗外鸟儿的鸣叫声中，打开电脑，循环播放一张歌单。用电壶烧一壶开水，在一个能装两斤水的不锈钢杯子里撒一大把茶叶，冲上两斤茶水，然后静静地坐在电脑前。

看看正在追的、几本书的更新，新建一个文档，酝酿一下情绪，喝一口已不怎么滚烫的茶水，敲击键盘，开始新一章的创作。

三千字的一章，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完成。

温热的茶水唤醒了沉睡一夜的肠胃，在‘咕噜噜’的鸣叫声中，晃悠悠地跑去厨房，弄一碗小馄饨，或者一碗阳春面，‘唏哩呼噜’地吃干抹净，又回到小书房中。

看看新闻，看看更新，两个小时过去，心情莫名激荡起来，于是再写一章。

自觉今天已经过得比较充实，再看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又是一碗水饺或者一碗肉丝面，解决掉午餐的问题，再烧一大壶开水，在硕大的不锈钢杯子里，满满地续上一杯。

略有点乏意袭来，就在书房旁的小沙发上躺一躺。沙发上，还有沙发旁的椅子上总有一堆刚刚买来的书。随手抓起一本，翻着，翻着，翻着，大概半小时后，就能手一松，书拍在脸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个午觉。

午觉不用太长，一个小时即可。

松松懒懒地爬起来，茶水正好温温热，‘咕咚咕咚’灌上几大口，站在窗口看看院子里的野猫，看看花、树、草、鸟，又坐在电脑前，‘噤里啪啦’地敲上一章。

如此，一天已经写了将近一万字，更加觉得收获满满，莫名地就满心欢喜。

然后，继续看书，看书，看书……听着音乐，喝着茶，看书，看书，看书……

一天的时间，大概有八九个小时休息，有一两个小时用来打理日常生活，两三个小时写写书，或者赶赶别的什么稿子，剩下的

十一二个小时，就在音乐、茶和阅读中度过。

对于一个并不喜欢出门闲逛的人，一个略有点社交恐惧症的人，一个喜欢和文字打交道、喜欢读书到了骨髓里的人，这样的生活状态，其实说实话，非常的满足。

写作于我而言，或许就是一种，能够实现自己最淳朴、最朴素、最简单生活目标的方式。

这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更是生活目标本身！

从零三年动手写作开始，我有十三四年的时间，一直沉浸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不能自拔、如痴如魔。沉浸在写作的小天地里，感觉天地宇宙、社会他人都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只要能写，只要能读，就足够了……这就是生命的一切。

但到了最近几年，或许，是对自己的作品越来越不满意；或许，是对自己的作品有了更多的想法。或者被动，或者主动，我从这种封闭式的、自我囚禁式的创作模式中挣扎了出来。

不仅仅是打开窗子，更是推开了房门。

走出书房，走出屋子，接触更多的人，接触更多的事，承担更多的事，进而认识了更多的人。

在过往那种封闭式的写作中，最惯常的社交对象，也就是三五个认识的老作者。他们来上海，或者我去他们那里，大家呼朋唤友，吃几顿土菜，喝几顿大酒，聊点风花雪月，说点行业八卦，吐槽一点世事变化，也就是这样了。

而最近几年，我主动尝试着，突破了作者这个小圈子，突破了封闭的写作环境。

写作带给我的，是充沛的闲余时间。我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做点和写作无关的事情。我每天都能有大把的时间，去认识写作之外、作者圈子之外的人。

各行各业的人，各个圈子的人，各种工作、职业、性格、情绪的人。

我开始认识他们，开始剖析他们，开始将他们的人，他们的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人生经历，记录在自己的脑子里……我和

他们成为朋友，我从他们的经历中体悟人生。

于是，我回过头来，再打量自己的作品，就突然发现，以前的作品，是如此的苍白和浅薄。

我可以写得更好。

我也应该写得更好。

我在尝试着，努力去争取写得更好。

故事，和故事中的人。我可以写出更好的故事，也能写出更好的、故事里的人。更加栩栩如生，更加有血有肉，更加饱满丰富，更像是‘人’而不是‘人偶’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收获。

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和写作迥然不同的快乐。

而这一切实现的原因，归根结底，终究是写作。

因为我是一个写故事的人，我才有这么多时间，去结识这么多新的朋友，新的伙伴，见识更多的事物，见识更多的风景。

自我封闭在小书房内的时候，我所见，我所闻，无非是通过一个小窗口。

而当我推开房门，踏入外界的天地时，才能真正地感受到，我不是在‘欣赏风景’，而是已经身处风景之中，在拥抱这一片姹紫嫣红的风景。

于是，我写作的文字中，也就多了几抹灿烂的光彩。

我的个人创作经历，在过往的十几年里，实际上是非常苍白枯燥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几乎就循着一个固定的轨迹在徘徊。

所以我的创作经验，能有什么经验呢？

过往的十余年，我其实并无多少能说的故事。

未来的十余年，我希望，我能积累更多的情感，更多的元素……我希望十几年后，能够有更多更好听、更有趣的事情，说给大家。

写作，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写作中得到乐趣。

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突破写作的窠臼，从中得到更多超乎写作本身的乐趣。

（完）

（本文作者系上海网络文学作家协会会长，起点白金作家。）

网文前沿 \angle

特别篇：榕树下的回忆（下）

榕树下墨剑谷侠客山庄回忆篇

文 / 君天

榕树下原创中文网宣布服务器关闭，有很多人说这对网络文学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其实，身处网络文学的大潮中，身处这样一个大时代。我深深感觉到，网络文学的迭代之快，变化之迅速。不夸张地说三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作者。榕树下今日的结局早已注定了，所以它的落寞或许算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却不是在今年终结的。

要说榕树下的辉煌时代，恐怕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过去了。要说它最后认真运作的时代，怕是最多停留在2010-2013年左右。

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就是这个样子。

君天，2000年来到榕树下，2001年1月注册了写作账号，是榕树下最巅峰时期，状元阁的首批状元。榕树下里最大的作者社团“武幻聊斋”的社长之一。说到榕树下，颇有自家田地的感觉。所以有人说，如果榕树下这个网站一直辉煌着，那么我们这批所谓的“大神”作者，自然是一起享受香火的。但榕树下很早就走向落寞，我们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大树的余荫。

因为榕树下那些年的创作，是我写作早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所以虽然时隔二十年，虽然大多数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我确实还是有话可以说。因为回忆这些，就是回忆我的青葱岁月。每个人的青葱岁月，都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人生啊。

我仿佛看着那个傻乎乎的网络青年，带着笨拙稚气的作品，一步步走入被参天大树遮蔽的榕树下墨剑谷，又从那里一步步走入深不可测的江湖。

如果有机会从头再来，我会叫住他，叫他不要去吗？

我想也许不会吧。因为我是如此热爱写作，而榕树下真的给了我一个公平而热情的新人环境。

但是写作这条路不难吗？

回首当年，看看20年来经历过的一切，写作本身不难，可要做和写作有关的事业却是太难了。

一入榕树深似海，回首江湖故人长绝……也许真是这样吧。

感叹过后，简单回忆一下我的榕树生涯。

因为我大学时候是计算机专业，所以算是最早在互联网上游

荡的一批人。而我承认自己骨子里透着一点文青的感觉，所以我在网上除了用当时还叫OICQ的QQ聊天，就是在文学类论坛浏览，试图找到自己能做好的事。

我的笔名“君天”，就是来自QQ的昵称。这在当时的网络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2001年初的时候，因为强烈的创作欲望驱使，也因为榕树下的人气极好，我在榕树下注册了账号。

当时榕树下投稿区和论坛区是分开的，我在论坛里叫“君天”，在投稿区用了几个英文字母做名字叫做“CYJL”，这是我一篇足球小说的名字缩写。

我当时很天真地以为，只要你稿子写得好，自然随便叫什么名字都会有人记住你。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文学青年若无前辈指引，往往会走很多弯路。我就是那个走弯路的代表。

只是和后来的坎坷道路不同的是，我在榕树下发展的路极其顺利。

当时在榕树下武侠天地看小说，一方面是看看别人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想着自己该写一个什么故事。那时有两部作品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一部是后来成为网络四大名著的《悟空传》，另一部则是武林笑笑生的《刀魂》。

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出《刀魂》那样的作品，而《悟空传》则给我打开了另一个思路。

所以我在笔记本电脑上，用一个晚上写出了《三国兵器谱之狂歌戟》，写的是三国猛将典韦战死的故事。

榕树下的发稿区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是编辑推荐的精华作品，会有一片代表大榕树的“绿叶”标志。我在武侠天地的第一篇投稿就拿到了绿叶。得到了数千真实点击，以及过百的回复。

作为新人作者，瞬间就膨胀了。那时候的网友是热情的。和今天不同，今天一万多点击，或许有一人留言，还可能是广告。而那时几十点击，就会有至少一个回复。而对作者来说，在打赏时代来临之前，没有什么比读者赞许的回复更能鼓舞士气的了。

于是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十多篇稿子，分别属于《三国兵器谱》和《华夏神器》两个系列，当时几乎全部都是得到了绿叶推荐。

所谓一战封神，大约就是这样了。

而当时在榕树下的论坛社区新开了一个叫“侠客山庄”的论坛，时间是2001年5月11日。之后我就长期混迹其中。为了在社区和发稿区有一样的辨识度，所以把发稿区的笔名“CYJL”放弃了，两边统一用上了“君天”这个名字。

侠客山庄论坛开张之后，因为榕树下作者的实力强劲，也因为榕树下网站的流量作用。很快就成为了网络武侠小说的一个阵地。

论坛最早的版主是丘白、楚香玉。在论坛置顶有一个签名册，就是到这里的作者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帖子里留下笔名和作品的名字，我记得留名的超过千人。我们的论坛开在陈村老师的论坛“躺着读书”的隔壁，写武侠的孩子们经常去村长那边惹惹事。

后来，我得到大家的支持成为了山庄的版主，一当就是很多年。

榕树下，墨剑谷，侠客山庄，白色底色，绿色版面，黑色字体。一个让许多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那时候的版主，真有点意见领袖的感觉。我是一个喜欢做事的人，所以在2001年11月的时候，组织了一个叫“网络武侠联盟”的组织。参加者分别是搜狐、网易、腾讯小说、西祠胡同等各大网站的主力武侠论坛。联盟的活动主要是征文大赛，第一次大赛征文题目是“惊”，基本上当时所有的网络武侠作者都有参与，征集到有效稿件过百篇。

网络武侠联盟运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每个月的征文活动连续做了很多期，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厌倦了争吵的我，后来在联盟存稿的服务器损坏后，慢慢停止了活动。

回首那段日子，算是我最忙碌也最快乐的日子吧。回想这个组织最后没有继续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另有工作无法全心投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一个网络文学免费时代的组织，而我们这些组织者可能没有眼界去突破“免费时代”这个壁垒。单纯靠热情支撑的东西，终究无法长久。

网络文学分为免费时代和付费时代，具体分水岭在哪一年，现在自有定论。但在当时来说，对身在局中的普通作者来说，是很模糊的一件事。

一个作者，可以凭兴趣写稿，但在作品获得一定成功后，一定会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读者群，以及更多的稿费，更好的发表渠

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2000-2003作者群的概念，就是2003年之前，付费阅读还没兴起。这批网络上已经得到认同的大神作者，他们走的是和后来的网络作者不一样的路。我们这批2000-2003年之间出道的网络作者，尤其是类型文学的作者，在寻求一个发表大作品的途径。

榕树下网站在发表大作品上是有缺陷的。因为榕树下的发稿平台，不利于发长篇稿件。当然，网站的热门作品可以做专题页面，但是它没有一个单独的版面，提供给作者去做长篇连载。榕树下主打的一直是中短篇作品，即便经过多次改版，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后来起点、幻剑等大网文平台能崛起的原因之一。

早在2002-2003年，在网络文学付费阅读问题并未解决的时候，这时候的网络大神们谋求的是占据传统出版的阵地。

我们要去杂志发表稿件，我们要写书做实体出版。所以在那时候，很多作者都分流去了传统出版这一块。你说我们是网络作者，还是传统类型文学作者呢？

在主流媒体上来说，这批作者仍旧被归为网络作家。但确实，在那一时期，很多网络大神的第一选择不是网文平台，而是传统出版。比如说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安妮宝贝”“今何在”“江南”“沧月”“蔡骏”“燕垒生”等。这里自然也包括我们侠客山庄的诸多作者“君天”“楚惜刀”“庚政”“王晴川”“时未寒”“骑桶人”等。

我们这些作者，当然也包括这里没有提到，但后来也成长为大神的许多榕树下作者和编辑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撑起了大陆类型小说的传统期刊和实体出版。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批早期的网络作者，文风也好，写作状态也好，都和现在的大网文时代的网络作者不同。但我们确实也应该属于网络文学，而且应该是网络文学初期的重要一页。这里的身份归属算是一个问题吗？

对于作者本身来说，一个作者的身份就够了。但是对于媒体和各个专业领域的评论家来说，我们的身份归属还是会有困扰吧。

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要简单地归结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网络文学的免费时代和付费时代，造成了一种割裂。另一个则归结于“榕树下原创中文网”，它没有正常过渡到网络文学的付费时代，它完成了网络文学启蒙的使命，但是又没有能开拓后续的事业。

2003年之后，榕树下开启了社团模式，就是让作者自己做编

辑，开编辑部办栏目。我和楚惜刀作为“侠客山庄”的版主，各自创办了自己的作者社团。后来觉得我们应该把力量集中起来，于是将“幻武江山”和“盘丝洞”两个社团合并为“江山如画”，后来再改名为“武幻聊斋”，我们二人就是双社长的模式。

那是2003年12月的事了。嗯，我留了很多旧帖子，所以时间比较准确。

办栏目开社团，也是有乐趣的。五六个不拿工资的编辑每天看一百多篇稿子，见证各种奇葩的事，日子也是过得挺高兴。但我越来越觉得，只有写好自己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事。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榕树下开了“状元阁”。最早期的状元阁是一个类似起点白金作家的存在，我依靠《三国兵器谱》，作为武侠小说作家的代表成为了首批状元。

当时没有很当回事，但这是榕树下给我的最高荣誉了。

那时候我的小说还远谈不上成熟。另外，由于榕树下的氛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后我更认真地写作，不再去做一些凑热闹的事了。2005年我出版了《三国兵器谱》和《华夏神器谱》两本文集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纵横》，首发在榕树下。

再之后，榕树下就逐渐没落了。虽然在别人眼中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过程很漫长，但在我看来理由很简单。因为付费阅读渐渐兴起，作为一家公司，榕树下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没落。这里必须承认，“榕树下”一届届的领导者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依然不够。

2007年5月11日，我写了最后一个关于“侠客山庄”版庆的帖子，提到论坛六周年要坚守梦想。但在这个三年换一代网络作者的大时代，榕树下早已经物是人非。

作为一个作者，怎么才算坚守梦想？写作之道，本就是人心之道。坚守梦想，知易行难。

那年开始，我转战悬疑杂志阵地，成为了一个悬疑作家。作品自然是犯罪小说和幻想小说。

后来，榕树下公司多次易主，服务器也从上海搬到了北京，转移服务器的过程中社区丢失了大量的旧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天说是服务器要更新，所以我手动备份了很多旧帖子。然后在服务器更新后，手动上传到已经空无一物的论坛。但是不到两天的时间，服务器数据再次丢失，我用了八个小时上传的内容全没有了。

联想到很久之前网络武侠联盟的服务器问题，所以真是到了曲终人散之时。

在山庄1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个帖子叫《侠客山庄十年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我的论坛。

如今已经是2020年了。

我因为榕树下走上写作之路，二十年来入了上海作协，入了中国作协，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

回首往事，依旧有很多读者在守护我的作品，但身边并肩战斗过的作者伙伴则大多数都消失于网络了。

写作是一条漫长而遥远的路，回首那棵大榕树，它曾经是我一切灵感的源头。唏嘘感恩之情，自然不用多说。虽然有遗憾，确实有遗憾，但这就是生活吧。

最后我只想说，那些在榕树下和我并肩战斗过的伙伴们，那些二十年来守护我作品的读者朋友们，我想念你们。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榕树下状元阁成员，职业作家，出版单行本20余部。榕树下论坛“侠客山庄”版主，文学社团“武幻聊斋”社长。）

关于榕树下的一点回忆

文 / 骑桶人

我最初到榕树下投稿的时候，用的ID并不是“骑桶人”，而是“我爱阿瑛”，真是非常的直白了。这个ID后来被我废弃了，发在这个ID之下的文章，也因为榕树下的改版、关闭，绝大部分不再存在于网上。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于我的电脑里了，因为二十年来，连我的电脑，也不知道已经换过了多少个。

原本我是不打算再向旁人提起这个超级直白的ID的，但三年前，这个我曾经爱过的“阿瑛”，竟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而今日我又接了君天的约稿，要写一篇关于榕树下的回忆文章，就不免让我重新又想起她来。

我最初的喜欢，是在她读初三的时候。春节我随了别的朋友到她家里去，看她捧了茶出来待客，心里就像挨了一拳一样。那时我头脑里想的只是：那样的洁白，洁白到像是在发光，洁白到像是一个穿了人间衣服的观音。

后来也没有怎么样，就是暗恋罢了。少年的暗恋，不过就是悄悄打量，暗暗跟随，夕阳里的等候，遥远的、无声的窥望，青涩的甜和酸，饱涨的、微小的幸福……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出来工作了，她也出来工作了，我才大起胆子，学着那些浪荡子的样子，追求起她来。但其间甜蜜的时候少，懊恼生气绝望的时候多，她从来没有应承过我什么，而与她最亲密最美好的回忆，亦不过是在看完了焰火表演后，因为要扶她过一个沟坎，而牵了牵她的手。

我写到别处去了，我应该在这里回忆榕树下的。那时候榕树下还是网络上最大的一个文学网站。我上网冲浪，用的还是IDSL，又是一个从没发表过什么，缺却一直想发表些什么的文学爱好者，自然就要到，也只能到榕树下。去了就要注册，注册时很自然就用了“我爱阿瑛”这么一个网名。

我最初在榕树下并没有什么定所，写了散文，就投稿到散文的频道去，写了小说，就投稿到小说的频道去。榕树下是有编辑审稿的，投稿了并不一定能发表，每一次的被退稿，都会让我懊恼生气，甚至要睡不着觉，可是一旦能发表了，那欢乐和兴奋，也是现在的我很难再体会到的。

榕树下的文章，若编辑觉得是精品，会加上一片绿叶，加了绿叶的文章，点击量会暴增。如今，我已经忘了我第一篇被加绿叶

的文章是哪一篇了。其实很多用“我爱阿瑛”这个ID发表的文章我都记不太住了，但有一篇，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那篇的题目是《关于狐狸精的阅读笔记》，是被加了绿叶的，点击量也非常大，后来还被纸媒（哪个纸媒记不清了）看上了拿去发表。我之所以对这篇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这篇里有这么一句话：“吃我的口水，听我的话！”

这句话是她对我说过的，只因我用她的勺子吃了一些什么她正在吃的东西，所以她就说：“吃我的口水，听我的话。”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我当时的眩晕和幸福。

但我终究并没有听她的话——她想要和我一起离开我们生活的小镇，到深圳去，而我干净利落地拒绝了。

我们自然都不愿意在那个小镇里生活一辈子，但我的愿望，是写作，然后凭着写作找到一条出路，至于这条出路是往哪个城市去，我并不在乎。然而，深圳我早就已经去过了，然后又回来了，我知道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我不会再到那里去。

而对她而言，深圳就是一个梦想，繁华、高楼大厦、忙碌、时髦、年轻、无穷向上的可能……

我们就这样分开了，她到深圳去，不久之后就有了一个男朋友，似乎是做软件行业的，很快就结了婚。

而我也把“我爱阿瑛”这个名字废弃了，开始用“骑桶人”这个名字在榕树下写作。我最初用“骑桶人”这个名字，是在参加君天和楚惜刀在侠客山庄论坛组织的、一个武侠小说的比赛时，参赛的篇目是《鹤川记》。其实《鹤川记》并不是武侠小说，但我就这么贴在论坛里了。虽然我知道，这篇小说与我之前写过的小说都不相同，但也并不晓得别人是如何看的。就是这样一部小说，竟然得了第一名。我参加写作比赛能得第一名的时候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但楚惜刀却给了这篇很不成熟的小说非常高的评价。就是这样，我才渐渐有了信心，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可以说，我是把君天和楚惜刀当成大哥大姐一样看待的，虽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比我要年轻一些。

和写作有关的第一批朋友，许多都是在侠客山庄认识的。像方谢晓，在论坛上叫不吵架，像草玄，像本少爷，像庚政，像燕垒

生……这些都是一直在写作的、有联系的朋友。有些朋友慢慢就不写作了，也慢慢地不再联系。而我也离开了那个小镇，到成都去，先是到科幻世界杂志社去当编辑，后来又辞了职，跳了槽，后来又去了北京，后来又离开了北京重新回到成都，后来又结了婚……而榕树下的一切，慢慢也就成了回忆。

2008年，地震之前，她突然来到成都，说是出差。我那时已经离开科幻世界杂志社，但她并不知道。我知道她是资深的科幻迷，从初中就在订阅《科幻世界》，而且很喜欢赵海虹的《伊俄卡斯达》。她想到杂志社去看看，我颇有些为难，毕竟我已经离开了，而离开时还闹了一些不愉快。

我只能带她去跟我的朋友一起吃了个饭，这些朋友中，有一个是写科幻的，这也就是我当时能为她做的了。

她已经有了孩子，也在深圳买了房，但我觉得她似乎并不是很开心，面容也有些憔悴，虽然她如同以前一样，总是在我面前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

2017年的10月，我得到了她去世的消息。那一年九寨沟地震，她还在QQ上询问我有没有事，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她其实已经病重，但一直到死，她都没有告诉我她生病的消息。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梦到她，大约是因为我总会不由自主地以为，她如果当时没到深圳去，或许不久之后，就会跟我一起到成都来，而我或许也会因为她的缘故，留在科幻世界杂志社。我们或许会安稳地待在成都，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此日、此时、此刻，她还好好地活着，就坐在我的身边，还在为了那些科幻小说而激动，而我在写这篇关于榕树下的小文的时候，也绝不会想到她，而是会想到别的人，别的事。

然而，如果她没有到深圳去，又怎么会有“骑桶人”和后来的一切事？我或许不会认识君天和楚惜刀，更不会在这里写这样一篇小文，也将会是另一个我。

（本文作者就读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清韵专栏作者，榕树下状元，代表作《归墟》《夜叉》《喜福堂》《春之牙》等，参与主编《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丛书，曾任《九州幻想》执行主编，并创办幻想文学电子杂志《九歌》。）

榕树下的随想

——谨以此文，抚慰情怀

文 / 秦似海

很多年以前，一位少年突发奇想，挽袖写作，奋笔疾书。那年他十八岁，在寒暑假的日日夜夜里，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

是的，这个少年就是我。

我没有奢望仰仗一部书，就可以流芳百世，大凡有这种念头之人，基本上都是乳臭未干的毛小子。只是我那时有个预感：文学这条路，或许终将陪伴我一生一世。

没有梦想的人是可耻的。我背上书包冲进浙江文艺出版社，书包里装着一叠厚厚的手稿。很难想象，一位落魄的少年揣着手稿，毕恭毕敬地将“梦想”递到编辑的手中，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幸好编辑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女士，她翻了翻手稿，脸上惊讶的表情并没有挟带鄙视，而是委婉地对我说：“小兄弟，我们单位不出版武侠小说的……”

嗯，你没有看错，我的处女作，正是一部武侠小说。

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幻想过无数种可能，最终忧郁地瞧了瞧右指尖那凸起的老茧，将心爱的钢笔，塞进了抽屉的角落。

若干年之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突飞猛进，我在闲暇之余浏览网页，每当阅读文章，心里就有个声音一直在提醒我：还记得你藏在抽屉的钢笔么？现在它叫“键盘”。

我没有老僧顿悟的喜悦，也没有雄心万丈的感动，但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对文字依旧充满热情，而且这种创作的冲动，完全就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无法抗拒。

我的专业并不是写作，我的二指禅似乎也没有钢笔书写那般轻松，于是我找了一家商务打印店，拜托一位相熟的店员，替我打出手稿。辛苦费当然不能少，店员脸上表情似笑非笑，让我迷惑了好久。只是他的一句话，却打开了我的漫漫长路：“小老弟，你是准备网上发表吗？我建议你去榕树下试试！”

我当然不会认为，他是想让我去大树底下冷静冷静，没有人会轻视一位热爱写作的男人。

这次我没有背上行囊，而是小手一抖，点开了一页网站。

那是一家中国原创文学网站，文学爱好者的乐园，图标是一株茂盛的榕树，像极了苍穹之上的一朵悠悠的白云，也像即将迎风启航的船帆。我在注册账号的时候，心情有些复杂：纵观网络江湖，文学爱好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藏龙卧虎，能人辈出，若是我决心在此地停留，能否站稳脚步？

这并不是灵魂拷问，而是一种态度。

千禧之年的夏天，我一脚踏进了榕树下，第一眼看见了“躺着读书”的版主陈村老师。那一年，陈村四十多岁，起名不管部部长；那一年，“楼中帝子今何在”家喻户晓，他的《悟空传》令人叹服；那一年，二十岁出头的宁波女孩励婕，她的笔名是“安妮宝贝”，她曾写出一句，“男人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完他的咖啡，他找不到他幻想里的那个女孩……”，哦，这就是网恋的感觉。

而韩寒与小四，正是我最羡慕的天之骄子，以当时网络文学发展的劲儿来说，二人不失为中华文学少年的楷模，颇具“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之势。

于是，我开始熟悉榕树下的点点滴滴，这里聚集了一群至情至性的年轻人，这里不仅有博大精深的文学，也有悲欢喜乐的人生。如果键盘是我的钢笔，那么“榕树下”就是一页芳香的稿纸，就像置身于一个舒适的家园天地，座前一张宽敞的书桌，透着莹莹光亮的屏幕，鼓励着我追寻梦想。

无数个夜晚，CPU风扇的嗡嗡声响，令我辗转难眠。同时也提醒着我，只要不停电，稿子当然不能断！你不是伟大的文学家，只是一个钟爱“榕树下”的笔者。

每天打开整洁的网页，仿佛是一种魔怔，突然记起诗贾贾岛，受尽“推敲”二字的折磨，此时一想，敲门和敲键盘，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若是有人觉得这是“网瘾”，他应该没有真正体会过，什么才是创作的快乐。

方寸之地，自有乐趣。我在阅读精品文章之后，击节叹赏，便

兴起与朋友们分享的念头，兴冲冲地跑去榕树的社团闲逛，与斑竹大大博古论今，互相讨教。

以当下网络语境，称之为“互怼”，朋友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读书人的抬杠原本并无恶意，文人之间的较量，始终胜在宽阔的胸襟，几乎没有隔夜之仇。

作者朋友们从五湖四海蜂拥而至，为了赶赴一场文学盛宴，也为了寻获一份努力与坚持。但是谁也预料不到，多年以后，崛起的网络文学像极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传承的正是中华汉字的魅力，我们这一代人，也正巧见证了文学与互联网时代的完美结合。

榕树下是带我步入写作苦旅的启蒙老师，我以撰写文章的热情给予回报。参加文学社团的文学交流，不但学会了排版，也了解了各项题材的投稿事项，终于熬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

没错！我是榕树下的社团编辑，我为文学梦想发光发热！

换句话说，我就是作者朋友们摸黑码字的灯火，我照亮你的键盘，照亮你的方向。好吧，我承认我的调侃多于抒情，但我认真对待每一位作者的投稿，就像当年出版社那位善良的女士。此时此刻，我想对他们说：“我们身在榕树下的家园，欢迎每一位找到归宿的朋友。任何题材的小说都可以写，只要您的故事精彩，请坚持创作！”

想起我在网络中的这一份执着，想起我在“侠客山庄”论坛的生活，在“武幻聊斋”“对话社团”的编辑生涯，年代确已久远，但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情之所寄，其中有莫名的心酸，也有欣慰的喜悦。

自古文章少有第一，世上所有的溢美之辞，远不及一句真挚的鼓励。是榕树下引领我在文学路上前行，她就是网络文学的开山门户。无论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还是无所事事的懵懂人士，在这一片文学的海洋里扬起风帆，仰望头顶飘忽不定的悠悠白云，耳边依稀传来“诗与远方”的呼唤。

梦境总是那么美好，好几次我都不舍得醒来。

但我知道，如果这一生注定要与键盘为伍，在我写作生涯的记

忆中，排在第一位的，赫然便是榕树。

往事历历在目，此时的笑容便会浮上眉头。

榕树下的文友，陪伴着我的寂寞，他们告诉我，写作之路虽然遥不可及，但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说“榕树下”是当代网文作者的启蒙老师，那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就是那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网文自有它的生命力，网站也自有它的命运。”

那年，陈村发文《告别榕树》，而朱威廉说，世事无常，一切都是圆圈，网文最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直到2017年，“榕树下”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陈村十分感慨，“最好的网文时代已经过去了”。

真的过去了么？

月有阴晴圆缺，网站也有悲欢离合，我觉得作为一名写手，姑且算作是一只敲键码字的手，每一行每一个字的出现，都是对梦想最好的阐述。

梦想没有太早和太晚一说，唯有笔耕不辍，写作的情怀便永远不会老去。无所谓一个时代的来临和终结，榕树下给我的，是一份刻骨铭心的文学阅历与略带偏执的奋斗。

我有好多话想对榕树下的朋友说，无论是曾经的斑竹编辑，还是过往的作者文友，只是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或许是为了心中这一份难舍的情怀，去看一眼榕树下的首页，那一行“生活·感受·随想”，真的是激励我码字的初衷。

不知何时再见久违的榕树，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本文作者系中短篇悬疑小说作家，擅写武侠书评、杂文类文章。出版历史类书籍《谢同学趣说英国史》，目前引领文学创作团队，担任总策划人。）

忆榕树

文 / 燕垒生

十三四岁时，第一次开始在纸上战战兢兢地写下一些分行的文字，自诩为“诗”的时候，我梦想着这些文字有一天能够变成铅字。然而在漫长的少年时代，仅有的一次投稿失利使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写字的爱好却没有改变。于是我在纸上涂鸦，从中学时代，到大学，再到工作，都当成自珍的敝帚，从不给旁人一观——直到上个世纪末网络时代的来临。

大约在1996年吧，第一次接触到网络，就想起这个已经快要淡忘的梦了。那时才发现，原来除了铅字以外，文字还能在网上出现。于是重拾旧梦，也为了练习打字，开始把一些过去的文章录入电脑，发布网上。在那个还在用调制解调器的年代，要把一篇文章发上网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当得到一些人的正面回应时，那种欣喜诚南面王不易，于是劲头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收到了一个署名AVA的私信，说她是榕树下网站的编辑，看到了我写了不少东西，质量都很可以，邀请我去榕树下发文。

世纪之交，网络还属于草莽时期。在当时爱写点文字的人心目中，文学网站有“两棵树”，一棵是橄榄树，另一棵就是榕树下。与专门发新诗的橄榄树相比，榕树下要包容得多，任何题材都有，新旧体诗，散文，小说，杂文，剧本……更特别的一点是榕树下网站是有编辑把关的，这就使得能够出现在网站上的文字，都具有起码的水准。

在之前，我一直在网易的论坛和天涯社区活动，接到了AVA的信后，真有种类似蒙主恩宠，成为天选之民的荣耀，忙不迭地把几篇旧文都发了上去。当时榕树下有个每周精选，结果第一篇开始就进入了每周精选，使得我的劲头越来越大。很快，以前所写的旧文都发完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写作。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现在不再写在纸上，而是直接写在了电脑上。

很多年以前，许多回顾性文章都把这一时期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开创期。平心而论，这时候的网络文学，其实与纸质媒体上发表的作品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平均质量。虽然榕树下有编辑把关，但那个时候的创作者已经开始了井喷式的码字行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篇文字投到网站来，招再多的编辑也无法保证所有文字的质量，自然出现在网站里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泥沙俱下。然而不论

怎么说，那是一个短暂的理想年代，因为写作纯粹是由兴趣出发。发表在网站上并没有稿费，反而要消耗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以及花自己的网费。在那个尚没有宽带，只能通过拨号上网的年代，上网也是件奢侈的事，所以我也养成了上网后就把感兴趣的文章拷下来，然后断网慢慢看的习惯。当时有个“上网冲浪”的俗语，就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种行为。所谓冲浪，不仅是接受海量信息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节省网费。

大约在榕树下发了大半年的文，到了2000年年底，又接到了一封邮件，说榕树下网站举行第二届网络文学大赛，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获得了最佳小说奖，“有2000元奖金”。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寒酸的数字，那时候却相当诱人，而这也相当于我所写的东西平生第一次得到了承认。于是自然欣喜若狂地同意了参加颁奖典礼的邀请，在2001年的年初坐了近三小时绿皮火车来到上海，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榕树下的办公场所。

榕树下的前身是美籍华人朱威廉所办的一个个人网站。在那个年代，我也很难理解怎么能办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及如何盈利。但在参观时看到榕树下办公室里那棵撑天柱地的标志性榕树时（当然只是模型，并不是真树），心里仍然带着激动。而第一次与榕树下的一些一直在网上联系的编辑见面，也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榕树下的第一届网络文学大赛举行时，影响力并不算大。但这个第二届，一下提高了规格。当时榕树下与上海作家陈村关系密切，第二届大赛时，也邀请了很多传统作家前来颁奖。包括余华、阿城、马原诸位，我记得颁奖的就是马原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以前只读过作品的著名作家，而我也平生第一次，拿了个本子找这些作家签字。

原来，我也已经如此深度地进入到时髦的网络文学中去了。

时隔二十年，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然而到底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我还是有些迷惘。因为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所以觉得理想主义的火苗总需要现实的燃料，而榕树下在熊熊燃烧的时候，却让我看不到继续如此如火如荼的底气。只不过那时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这样的机会，给了像我这样热爱写作，却又缺乏机会的人绝大的信心，也有热情继续写下去。不过这个疑问总是还在，所以我

抽空问了问相熟的编辑，说榕树下如何盈利。编辑告诉我，榕树下也正在探索中，目前是编选书籍，以及向外投稿，逐步变现。

那个时候看起来，这应该是一条最可能成功的康庄大道了。当时杂志进入了最后的一个狂欢季，大量新杂志出现在市面上，也确实需要大量的稿源，我接到杂志的邀请写稿也正是这个时候。所以，当榕树下第三届网络文学大赛开始后，我只能主动退出，因为入选作品都不能是发表过的，而我入选的已经发表了。同时，新时期的人们已经有点厌倦过去的题材与写法了，总希望能读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地顺理成章：作者创作作品，编辑选编作品，然后发表。周而复始，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影响力扩大后就有广告收入，最终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然而，寒冬来得比预计的还要快。虽然榕树下的声势一如既往，但时不时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先是有编辑私自拿作品出去发表，却将稿酬吞没了，再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当第三届网络文学大赛磕磕绊绊地举行后，第四届迟迟没有消息。而我那时也转向为杂志写稿，在榕树下的无偿写作自然也就相应变少了。虽然时不时还会回去看看，但也看得出，不论是投稿者还是阅读量，都有明显的减少趋势。然后，就是榕树下传出了出售给贝塔思曼的消息。

这是2002年，距离我参观榕树下时热火朝天的景象还不到两年。随后就是每况愈下，几年后贝塔思曼也把网站卖了，再随后就是一蹶不振，直至最后消亡。

风息浪止后的今天，回顾榕树下一路的荣耀与坎坷，更令人感慨。不能否认榕树下的失败是理念上的失误，但更不能否认榕树

下培养了一大批如我一般至今还在写作的爱好者。正是这个网站，给了我最初信心，点燃起写作的热情。即使并没有一个最终的happy ending，但那段曾经留下的印痕却是永远都无法抹去。即使今天网络文学的现状证明了草根化才是成功之途，但回头看时，当时呈现出的那种百花齐放的状态，可能离“文学”二字更加近一些。

“愉快的时光，你在我身旁，真挚的心灵，如花般清香，梦想的翅膀，尽情飞翔。让我们一起飞翔。”

这是二十年前参观榕树下网站时，听那些编辑唱的一首歌。据说是根据张学友的《留住好时光》填词的，当时大概作为榕树下的站歌了。

那是一个精英化写作不断尝试成功的时代，同时也是个充满了理想的天真时代。

许多年后的今天，在回忆榕树下网站时，我会做出这样一个迟到的判断。无论如何，榕树下已经在网络中消失了，但它留下的印迹却永远都会存在。甚至，再过许多年后，在我的弥留之际，当问起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追忆的事时，我会说，很久很久以前，有过那么一个充满了理想与热情的年代，有那么一个网站……

（庾政，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擅长现实题材写作，代表作品《大哥》《男人战争》《百合心》《商藏》等，参与编剧《国家行动》。）

追忆“混”在榕树下的日子

文 / 我是灰烬

前几天和办公室几位同事聊天，中年人感叹岁月流逝，精力衰退；年轻人感慨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大。当我和他们聊起十多年前，我有段日子成天把所有业余时间泡在榕树下中文网站，有时一个晚上就能够为写手校对和编辑一篇长篇小说时，几个年轻人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记忆就这么自然地将我拉回到在榕树下那几年的难忘时光。

我是2001年开始学电脑打字的，当年年底，办公室开始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电脑。于是我有空就待在电脑前练习打字，力争提高打字速度。2002年初，公安系统开始有了局域网，就是内部网，主要功能是收发邮件，上网浏览行业的新闻。有些同行，按照建立了的各类BBS和文学网站，慢慢就聚起了一些爱好文学的军警写手，我也是其中的热心参与者。

随着网上知识的增加，我自己购买了私人电脑，开始在家里上互联网。基于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我还是在各类文学论坛和网站溜达。在网易文化广场的时候，我了解到了有一个非常牛的文学网站，叫做榕树下。一进去，哇，全球最大中文原创网站。我憧憬着，如果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发在这个网站，那一定是挺牛的一件事情。于是，我开始整理在局域网发表过的那些随笔、散文和诗歌作品。毫无悬念，我第一篇投稿到榕树下的总栏目的稿件被无情地退稿回来了。但是，我没有放弃，重新认真修改，后来，终于陆续有一些随笔被采纳发表。同时，我开始浏览各个文学社团的作品，当我溜达到一个军警文学社团“铁马冰河”，并参加了那个社团一个征文获奖后，特别兴奋。我仿佛找到了网络上的大家庭，我发现里面的作者大部分是警察和部队的，是正儿八经的同行。于是，我申请了当社团的评论员，后来又当了编辑、总编辑。后来，老的“铁马冰河”社团，由于各种原因关闭后，我还跟原来社团的朋友成立了新的“铁马冰河”文学社团，继续负责编辑部工作直到最后当了一段时间社团负责人。

从2002年底进入榕树下，直到2007年初主动退出榕树下的几年时间里，我把大量的业余时间泡在了这个文学社团中。在那里，我不但认识了大量军警领域的写手，也认识了最早一批在网络冲浪的优秀写手，他们大部分对文学很痴迷，敬畏文字，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但就是苦于纸质媒体没有发表的渠道。对于他们投稿到

社团的每一篇文章我都非常认真地对待，审稿、核稿、发稿，对于确实达不到要求的，我认真地提出个人的修改意见。当时，“铁马冰河”培养了大量的来自部队和警队的年轻写手。有一些写手后来还成为了现实社会中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进入榕树下时候，网站开始推行文学社团制度，后来文学社团发展有十多个，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学社团，榕树下中文网站一度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在互联网上影响非常大。可是，随着社团的不断增加，文章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也受到了影响，使网站慢慢走起了下坡路。个人认为，文学社团制度的推出，虽然客观上吸引了更多的写手进驻，减轻了小说、诗歌、散文等总栏目编辑的负担，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自从设立各类文学社团之后，社团之间就出现了争夺各类写手的情况，尤其是优秀写手成为各个文学社团争取的对象，而且给予各类的优待，例如送花打榜到首页，各类推荐上首页等。同时社团分散了写手，也影响了总栏目的稿件，一段时间，总栏目的发稿量少，质量也有所下降。

当然，这还不是榕树下网站走向衰落的最重要原因。最致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送花打榜机制的设立。生产花就必须买道具，网站是增加了收入，看起来是好事。可是，送花打榜带来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些写手把大量时间花在生产花上，文章写得少了，质量要求也放低了，反正有花就可以送到榜首，点击阅读量就上来，有了点击量，能够上榜首，就多了被纸媒编辑选中发表的机会。因为那时还是传统纸媒占主导地位，网络写手的目标就是能够被纸质媒体选中并发表，有稿费有收入。第二点，就是流失了一些真正专心于文学创作的优秀写手。当优秀写手看到大量质量一般的文章被打榜送到榜首，而他们的作品因为没有打榜被沉在后面，心里是不平和不屑的，有些只好无奈地选择离开。我在“铁马冰河”当编辑的时候，为了留住优秀写手，一向不懂游戏的我也只好花很多时间去学游戏生产花来帮他们的作品打榜。其他社团的编辑为了留住写手，都和我一样，这些都严重地损伤了社团的发展以及编辑们的积极性。到了2006年的后期，整个榕树下中文网站已经变得不像当初，不是那么纯粹的谈论文学、交流文学的网站了。论坛上成天是卖道具和花的讨论帖子。还出现了各类因打榜、抢写手、送花等产生的投诉、纠纷；各类论战和吵闹事情不时发生，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一点

都不过分，令人痛惜痛心。当然，后来榕树下卖给了其他中文网站，也是各种原因或者说网络发展的需要。新的买家虽然将网站制作得非常好，还是大家熟悉的页面，大部分的机制也没有改变，大部分写手虽然也都重新注册和投稿，可是当年的激情和感觉已经完全变了，直到2007年我也彻底离开了榕树下。

在我新浪的个人博客里，有一个专栏叫“我是灰烬这个人”，里面有一篇文章《超级访问》，是榕树下另外一个社团的编辑访问我的记录，介绍了我当时进入榕树下以及管理一个军警社团的一些故事，专栏中还有几个写手写我这个人的一些文章。在榕树下当编辑的时候，我也努力地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而且大都是以警察题材为主。期间，也有作品被《中华

文学选刊》等杂志的编辑选中并发表。我个人也尝试着将作品向一些报刊投稿，得到认可后，信心也慢慢增加了。后来，我陆续加入了本地作协和公安作协等社团。基于在榕树下业余编辑的经验，我还曾经负责本行业一本综合杂志的几年的编辑工作。

文学，于我来说，是一块纯净的精神家园，对文学的爱好和文字的敬畏是终生的事情。我非常感谢榕树下网站，这个曾经的全球最大中文网站带给我的一切，无论是收获的喜悦，还是辛苦的付出，或者是委屈和泪水，都是人生旅途上最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本文作者系广东公安作协会员，汕头市作家协会理事。）

网文对谈 ∠

阅读和写作是我最开心的生活方式

——对谈著名网络作家血红（上）

文 / 昌永

血红：原名刘炜，男，1979年出生，哲学硕士。上海作家网络作家协会会长，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副会长，网络玄幻领域里最具人气的作家之一，发表作品《巫神纪》、《巫颂》、《龙战星野》、《升龙道》、《道行纪》、《天元》、《神魔》、《人途》、《戮仙之城》、《邪龙道》、《邪风曲》、《天元》、《三界血歌》、《光明纪元》、《逆龙道》等20多部。

昌永：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创意写作、网络文学研究和当代城市文化批评。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专业论文近70篇，出版专著3部。

一、写玄幻小说，比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读书

昌永：血红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您坚持网络文学创作近20年，写了近30部作品，创作量达到5000多万字，创造了网络界的创作奇迹。如果要把您的创作历程做一个划分的话，你会如何划分呢？

血红：我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到2005年的自发的激情写作。依靠激情创作，没有构思和想法，想到哪写到哪，情节紧凑激烈，代入感强，很能打动人，但是文字和构思粗糙，前后矛盾多一些。现在回想起来，作品除了爽快，几乎找不到别的东西了。

第二个是我的写作成长期，2005年到2013年。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网络文学的周边渠道逐渐开辟，智能手机上市了，APP也出来了，读者的数量暴增，我们的稿费收入越来越多。我个人在这一时间从比较原始的野性的写作冲动性变得相对理性了，文字要求比以前更高一点，情节的把控会逐渐地放慢，人物设定、背景设定和构思更加细致和丰富。对人物出现的逻辑，人物的关系，他们背后的命运线和背景设定等会更加合情合理。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13年到现在，不妨叫写作的成熟期和深入期吧。现在，除了追求构造更加完整，情节更加合理化之外，我其实已经在逐渐放弃单纯的感官刺激，会去写得更加深刻一点。我会在书中试图解释人和世界、人之间的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像生命、意义、价值、宇宙关系、宇宙意识等等。比如说，在《光明纪元》里头我就思考了人本身跟人的造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巫神纪》里面，我又思考了两个智慧族群之间，以及智慧族群跟自然、跟宇宙相互的生存和资源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我是在讲一个比较哲

学类的问题：人和宇宙的关系。

昌永：写作离不开阅读，阅读和写作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关系。你的阅读范围很广，在大学的时候也读了很多书，能介绍一下你在大学的阅读情况吗？

血红：确实，我在大学时读了很多书，但主要是依靠网上资源，基本上，我把能够在网上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都看过了，那时，国内网上的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比市场上多得多。网上有很多武侠小说，市场是买不到的，比如像倪匡的卫斯理系列，虽然市面上有他的盗版书，但只占了1/4左右。通过互联网，倪匡的小说全部能看到了。当时有一种技术叫OCR，用扫描机把书页扫描成电子文档，经过校对以后放到网站上，这样极大方便了我们这样的读者。当时也接触到了一些西方魔幻类的小说，那时候的魔幻小说主要是靠网友的发翻译，他们做了几个很精美的网站，但是这种小说对翻译的要求很高，所以他们的更新很慢，像《暗黑心灵》的第一部，就是我在读大二时，在寝室里头拉了网才看到的。

昌永：你的大学是以网络阅读为主，能介绍一下你在中小学时的阅读情况吗？

血红：高中的时候其实没怎么看书，都忙着做题去了。但小学和初中时读传统的名著多一点。那时候喜欢买书，经常攒早餐钱和零花钱买书。但30年前的读书市场非常贫瘠，虽说四大名著很容易买得到，但像《基督山伯爵》《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样的书就很难买到，在书店碰到了就赶紧买，我记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买一套是49块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数字了。

昌永：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今天以作家的眼光来回顾当年的网络阅读，你认为这些阅读和你今天的创作有没有关系？或者说

它对你的创作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

血红：其实就是直接受到它们的影响。看到那些小说以后，你已经在脑海当中产生了超出我们现实的生活经验和力量层次，已经拥有了做白日梦的基础以后，你就很难再去对现实类型的题材产生兴趣。比如你看了《蜀山剑侠传》，你知道那个里面的人可以结成内丹，可以御剑飞行，还有法宝等等。那你对现实当中的汽车和飞机会失去兴趣，你会不断地把自己代入到那个书里面的光怪陆离，超脱现实生活的想象当中去。

昌永：现实生活的能量相比起来低级，还比较乏味。

血红：对，现实生活需要你承受很大的压力。有时候你会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事情。我们现在的书友喜欢看网络小说，很可能就是他们从这个当中能够获得短暂的超脱现实的感觉。如果我们自己写现实类型的小说，会不断地在我们的心理上加码，你对现实的困苦描写得越详细，你自己心理上的压力就越沉重。但是，我们写网络小说其实是越写越开心的。

昌永：嗯。写作是要有素材的，这个素材可以是生活的素材，也可以是各种阅读得来的素材。对网络作家来说，在阅读中获得素材更多一点，是吧？那么你觉得今天的网络作家应该怎样读书，特别是怎样读文学作品？

血红：读一切你能找得到的书。网络作家阅读量太少的话，那你构建的那个世界是不齐全的。就好像我们很早以前调侃过，一个写历史穿越文的作家需要读农业，要读工业，要读军事，要读建筑，要读服饰考古，这一切东西你都要知道。比如说你穿越到宋朝，你应该知道那时的人穿衣是什么风格，他们部队的铠甲、兵器、弓箭是什么样的样式，他们军队的人数、编制、组成，他们将领的名字，等等。经典小说你要看，各种工具书你要看，历史书、地理书、旅游观光介绍的文章，还有甚至是各地的美食这些，其实你在看的时候是在累积资料。而且，看到这些资料以后，国外的、国内的，包括宗教、文化、历史养成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人文道德观。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用在小说里面，构成各式各样的，基于现实但又超脱现实的独特的世界观、世界背景、世界元素。

昌永：很好，那现在你还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吗？读别人的故事，或读别人的小说。

血红：现在的我每天都看很多网络作家的书，看得很多，但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品我并不怎么看，我看的都是要带一点情节的。你说的日本的东野圭吾，或者是村上春树之类作家的作品我也没有

看过。

昌永：同代作家，网络作家的书你看吗？比方说辰天和西红柿等。

血红：看。

昌永：你从他们小说里面获得了什么？是获得写作的参照，还是为了从里面得到别的什么？

血红：看他们的小说结构，他们的情节推动，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设定等等，但现在看的网络小说越来越小众。说实话，现在单纯的玄幻、仙侠，这些大类越来越同质化。所以我现在看的大多是新作者，他们突然冒出的新颖感比较强的作品。

昌永：你本科学计算机，研究生学哲学，现在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你的专业和职业跨度很大，这种现象在网文界很普遍，你认为你的计算机专业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帮助？

血红：计算机编程其实讲究的就是逻辑性，计算机程序员必须一环扣一环，你不能出纰漏，出纰漏了，这个程序就崩了，或者运行不了。包括我们那时候理工科的学生，我们做题目解题的时候也都是一个公式一个公式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到最后得出一个结果来。

这就养成习惯写作的习惯了。刚开始引出一个人物，引出他的故事后，他的命运是一环一环的。像理工科出身的作者会非常严谨地去控制他的命运轨迹，不会让他出现大的纰漏，比如说前后文对应不上这种 Bug。我们会在比较长的它的主线提纲当中，把他的人生轨迹规划得合情合理，前后呼应，会一段一段地衔接紧密。

昌永：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人都会借助写作的神器或写作软件，你在写作中会运用这些写作的辅助软件吗？

血红：没用过。我听过那种写作软件，用技术手段把大量的同类型的文章弄进去，然后它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按照你的诉求，从中节选出来，但是这样子它节选出来的内容，拼凑起来的还是人家的东西，并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如果你觉得写作很乏味，需要借助软件的时候，你干嘛写作呢？

昌永：你写作还是因为热爱它？

血红：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写书是件很好玩的事情，我享受的就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书里面的角色在里头笑、骂、打架，各式各样的喜怒哀乐由着我来控制。如果我交给软件，软件弄出来的都是它的东西，那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写作乐趣没有了，作家变成了生产流水线的工人，就没有多少意思了。

昌永：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和付费阅读有关系。好像记得付费阅读持续下去和你当年的创作有一点关系，你能不能给我们再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血红：就是说付费制度是怎么回事？对，付费制度刚兴起的时候，有段时间不是没有人嘛！因为中国人免费习惯了，那时候，你写书拿着不到几块钱的稿费，那时付费的读者数量都不知道有没有几百个。2004年，我正好写了一本《升龙道》，应该算是第一本把仙侠跟都市小说连在一起的一个融合性的题材。书写得还可以，我那本书的订阅量从刚开始的几百很快就到了四五千人。四五千人的订阅量对那时候网站来说很重要，有了这么一批固定付费的读者以后，好像让大家有了一点信心，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把事情做下去。这也说明，如果你的作品有足够的吸引力，读者是愿意付费的。那时候的稿费还行，反正比我这个计算机专业去上班的工资要高不少。

昌永：我们现在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收费制的阅读模式，你觉得中国的网络文学会不会这样发展？

血红：如果没有电子付费阅读，会很平淡地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作者不会很多，读者数量也不会很多。不对，应该是付费读者不会很多，但是潜在的读者数量应该还可以。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如果没有电子付费阅读，好的作品都会跑到台湾那边的出版社出版。但是台湾那边出版社出版的本数不多，你能拿到的稿费也比那时候的平均工资要高出很多。所以说还是会有一部分的作者会去写书，但是不会像现在这样大批量地涌入，有这么高的创作量。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作者数比较少，而且类型这么多，那很可能小说的同质化，以及同质化的那种趋势会降低、放慢，大家构思书的时间会多一点，可能作品质量会比现在的平均要高一点。

昌永：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平台，比方说七猫等等又开始做免费阅读了，这是不是有点反潮的现象？

血红：对，现在很多作者，资深的老作者对于这种免费阅读，不能说有太明显的态度，很多人在观望，但焦虑感是有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免费平台推出的书的同质化趋势比付费网站的要更严重。而且，他们集中在一个到两个类型上，不像付费网站所有的作者会用尽想象力和才华去创作更多新的类型、新的故事，新的创新。

到现在为止，免费网站的类型比较雷同，同一个类型当中有比较雷同的结构、情节、逻辑。这样子的作品在短时间内可吸引大量的流量，但对整个网文的杀伤力其实是蛮大的。因为不仅仅作者要

进步，如果写流水文写得很爽快，可以挣一笔快钱，但是对你作者本身创作实力的提升，口水文不会有这么大的好处。对读者来说，当他们习惯了不用动脑子的一波流的短平快快感推进的小说以后，他们会变得不乐意去思考，以及不乐意去接受比较复杂的小说。他们甚至懒得去将书里面的场景和描述在脑海中进行二次重建，帮它变成画面。到了那时候，他们能从书中得到的唯一的享受就是最原始的快感冲击，而阅读本身能够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思想和体悟，更深层次的感动会荡然无存。

所以说现在资深的作者们对免费网站有着比较大的忧虑。因为免费网站的盈利模式是流量，它会趋利性地制造流量小说。而流量小说的类型很少，而且书的情节内容比较雷同，这其实对网文的发展不是很有利。

二、我很享受一个字一个字敲打的写作过程

昌永：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整个创作的状态和状况吗？

血红：我现在的创作时间还是蛮固定的，每天2个小时到3个小时，写上将近一万字，剩下的时间就拿来看书。

昌永：这种状态和你10年前、20年前有什么差别没有？

血红：我现在参加的社会活动多一点，接触社会上的人更多一点，所以在我的书里面，我构造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出生背景会比以前更复杂一点。

昌永：你现在的社会活动多了以后，对于社会的观察更多了，这会不会转化成写作的资源？

血红：对，像我早期的书里面，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但是现在，我的书里面好人的身上也有坏的地方，坏人身上也有闪光点。在好人和坏人当中还有不好不坏的灰色地带人员，他们更加符合我们现行社会中真实的人。

昌永：如果有一天，你写书不挣钱了，当然这个可能性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做一下极端的想象。就说有一天写书不挣钱，你也成不了白金作家，那你还会坚持写下去吗？

血红：那可能就是换一个类型去写了，可能就不写网文了，就找点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去写了。现在对网文的发展来说，我们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未来会怎么样谁都说不好。而且现在的网文也在自行演化，已经有作者提出来网文要压缩你的字数，提高你的质量，放慢你的速度，很可能未来网文不会有这样的几百万字、几百万字的大部头，会变得更加短小精悍，更趋向于传统文学。

昌永：也就是说网文还可能有一个像传统文学的回归潮？

血红：一种自我完善的潮流，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网文很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字数。尤其当早期大家是不舍得结束一本书，所以在不断地往里头填充内容，这样会造成篇幅比较臃肿。但现在来看，其实你几十万字也好，百来万字也好，也能讲一个很好的、很完美的、很感动人的故事的前提下，你就没必要去不断地增字数，不断地去开新地图，这样去赘述这些东西。

昌永：我看到很多网络作家成名以后就不写了，转向做自己网文的各种 IP 开发。同时代网络作家中，你的创作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写作了，你准备干什么？

血红：可预期的未来 10 年我还会写。如果不写了，那我就只能天天看书了。我觉得不出意外我会一直写下去。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先写一亿字，现在已经五千六七百万字了，差不离了，再写个 10 年。

昌永：我记得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一生写了 500 多部小说，这是非常旺盛且持续的创作生命力。当你把写作作为一种乐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它就不存在有没有写作的周期的问题，或者存在封笔的问题了，是吧？

血红：对，现在我更多的写玄幻类，倾向于玄幻、奇幻类的，其实我的写作类型蛮多，都市也写，历史也写，仙侠也写，玄幻、奇幻很多都写过。换着类型来写，就会不断保持一种新渠道。

昌永：你刚才说的创作类型很多，都市、仙侠、历史、玄幻、修仙等都有涉猎，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玄幻类的。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在整个网文界最主流的还是玄幻，是吧？

血红：我个人感觉玄幻类其实就是万金油，哪里都可以贴一下。其实很多小说严格划分的话，可以归于仙侠、都市和科幻类的，但是大家图省事，就把它归于玄幻了。包括像东方玄幻，其实它就已经把仙侠类的小说占了很大一块。这种类型划分其实没多大的关系，现在很多的轻小说，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归于玄幻。

昌永：你应该是玄幻类小说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血红：后来我创作的好几本小说，严格点来看，都不能算是玄幻类小说，但是网站编辑分组的问题，他们把我的小说给挂在玄

幻类上面了。

昌永：就是说文学网站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有很大的形塑和约束力量。

血红：也不一定说是约束。那个时候作者跟着编辑走，如果编辑是负责玄幻类的，他就直接把你的小说挂在玄幻类下头。但是里头的内容，该是什么还是什么。

昌永：你的玄幻类小说创作自觉地受到国外文学资源的影响没有？比如说托尔金的《暗黑心灵》之类？

血红：早期的奇幻小说作家应该都受西方魔幻小说的影响，小说里会有巨龙、矮人、精灵等。但到后期的类型越来越多，元素越来越复杂，中国的剑仙、神仙、妖怪、妖魔鬼怪全部都冒出来了。

昌永：中国的玄幻小说比西方更复杂吧，就创作的元素而言，西方估计只有神、魔、人，我国的玄幻小说会在神、魔、人等元素基础上还加很多。比如神、仙、妖、精、怪、鬼、狐等等。

血红：说实话，我们的历史，包括文学历史、神话历史，要比西方长很多，所以我们的元素更加丰富。

昌永：那你受没受到日本动漫小说之类的影响？或者说你看不看日本的动漫？80 后普遍都看。

血红：我看日本动漫，但是我基本上不会把里面的元素用在我的书里。说句实在话，日本动漫的故事很精彩，但从结构上来说，其实还是太过于简单了，不断地闯关、打怪、升级的那种模式。在很多经典片中，他们的背景都设置得非常精彩，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设定，很多时候不如我们的网络作家设定的那样完整、宏大。

昌永：这恐怕和日本的轻小说创作有很大关系，他们对于内容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复杂性不太追求，追求的大概是视觉画面奇观。另外桥段设计也很好，应该属于那种小巧性艺术把握吧。

血红：他们的故事都有一点点低龄化，或者不太用脑子的那种。因为他们是少年漫画，少年漫画也就是这样一种风格。

（未完待续）

读解网文 ∟

网络小说“反爽文”写作的文化观察

——以《修真四万年》为例

文 / 高翔

摘要:《修真四万年》的写作伦理和文本内容,呈现了一个从爽文到“反爽文”写作的过程;《修四》以“时间化结构”、复调书写和对丛林价值观的超越,构建了其“反爽文”的美学范式;而《修四》的读者接受亦主要围绕“爽文”展开,体现了网络文学审美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反爽文写作;伦理;复调;时间

自网络文学诞生以来,追求阅读快感的“爽文化观”就是其挥之不去的标签。总体来看,“爽文”书写首先是作为一种市场化写作伦理而呈现,即网络文学被定位成一种提供快感的文化商品。“成功的商业网络小说也被称为‘爽文’,作家的写作目的就是调动一切文学手段让其服务的核心读者群(粉丝群)感到爽。”[1]从这一写作伦理出发,类型文也被视为提供不同“爽感”的文本。不过,伴随着网络文学整体审美层次的进步和提高,网络幻想小说亦出现了越来越多从写作和价值层面都超越了“爽文”模式的作品,《修真四万年》即是其典型范例。[2]

一、写作伦理:爽文的自我超越

在作为文本伊始的第一部分“天元篇”当中,卧牛真人进行了世界观的勾勒。其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对于修真伦理的重新构建。在传统玄幻修仙文中,修仙世界是一个没有凡人的世界,修仙过程与普通入没有任何伦理关系。与之相对,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龙傲天”式主角乃是“爽文”特质的重要方面;即使是在相对严谨克制的《凡人修仙传》中,韩立所奉行的,也不过是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价值观。而在《修四》中,“修真”却是由国家和社会所推动引领的普遍事业,在国家范围之内,“修真者”作为社会中的强者,具有保护普通人的伦理义务。故而,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玄幻修仙小说,《修四》中的修真者具有了超级英雄式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伦理意涵。在这里,作为一种束缚,修真者的伦理义务就构成了对于“爽文”的反叛。

这一点在故事中有鲜明的呈现:作为被粉丝和书评者津津乐道的“名场面”,主人公李耀去修仙学府报道时遭遇了兽潮袭击,危机时刻,大量修真者们放弃逃生的机会为凡人而战并最终牺牲,贯彻了“强者的鲜血,要为弱者而流”的精神。在此,仅仅从追求

快感的爽文模式来说,对于弱者的奉献和牺牲显然具有了某种背离“爽文”气质的特征。而卧牛真人对此显然也心怀忐忑。只有当作品在上架后取得了不俗成绩时,卧牛真人才确定了这种价值观书写的可行性:“有些东西会过时,有些东西永爽文特质。离奇地吸收古代炼器大师欧冶子的残魂是李耀快速成长的“金手指”,战胜世家远不会。主题会过时,创意会过时,写作风格会过时,套路会过时,打脸的方式会过时,金手指会过时。但热血不会过时,友情不会过时,坚持不会过时,梦想也不会过时。”[3]在卧牛真人的表述中,“过时的东西”主要指文本形式层面的东西,尤其是围绕‘爽感’而建立的类型文书写传统和规范;而不会过时的东西则是文本内蕴的价值表达,尽管这一价值表达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可以说,在全新的修真世界观的建构中,卧牛真人初步彰显了从价值观层面背离爽文写作伦理的可能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修四》成为了“反爽文”的作品,“天元篇”的价值观建构并未深入到文本当中,李耀在天元界的成长依然具有鲜明的公子郝连烈乃是典型的“打脸”文风,此后一路逆袭,战胜各种高级别的对手更是典型的“爽文”套路。在这一部分的结尾,李耀借助火花号消灭骸骨龙魔成为联邦的救世英雄,更是将这种“爽文”模式推到了巅峰。卧牛真人在总结天元篇时,也意识到了其鲜明的爽文风格:“天元篇是比较直线的升级刷怪装逼,反正人就是好的,妖就是坏的,好的打坏的,简单明了,轻轻松松。”[4]总体来看,相对于传统修仙文来说,“天元篇”虽然有着世界观的拔高,但依然遵循了爽文的创作逻辑和模式。

从第二部分飞星篇开始,故事的矛盾主线开始从人族和妖族之争,转变为修真者和修仙者的冲突。修仙者高高在上,视凡人如草芥,拥有鲜明的自利价值观。有趣的是,卧牛真人此处对于修仙者的设定,可以窥见诸多早期修仙文的主人公气质。由此,故事逐渐从技术层面的争斗,转入到两种价值观的争锋,这大大拓展了文本

的思想内涵。而卧牛真人对于刘慈欣“黑暗森林理论”的反叛，更是深化了围绕修真者而展开的价值观建构。在对《飞星篇》的总结中，卧牛真人认为：“第二部分增加了一些比较复杂，有些纠结，偏阴暗的东西……”[5] 这表明卧牛真人已经意识到了思想深度的拓展使得文本在逐渐走向一条“反爽文”的道路。不过，市场的反馈给予了卧牛真人延续这一思路的信心。

从第三篇“血妖篇”开始，卧牛真人丰富和深化了其庞大的世界观，其文本的“反爽文”特性也愈发深刻。在“血妖篇”中，卧牛真人一改“天元篇”中妖族的邪恶形象，展现了人妖两族各自的立场和复杂心态。比起爽文中常见的暴力压制，主人公李耀历经千难万险，试图推动人妖两族和解和平权，虽然是艰难得多的选择，却体现了更为丰富的价值意涵。在“古圣篇”中，卧牛真人从李耀的视角考察了古圣界大乾王朝的社会形态，深刻呈现了整体社会“内卷”所带来的危害。这些对于种族、国家的深入思考都超出了爽文的范畴，彰显了一定的思想深度。更为重要的是，卧牛真人笔下的李耀和修仙者们始终具有自己的有限性。例如，李耀在试图使人妖两族议和时遭到人族主战派的迫害，危机时刻是群众的力量使他化险为夷，这是对于“人民”力量的确证；而古圣界的元婴高手面对糜烂社会的窘迫，亦体现了个体面对社会问题的无力。这一颇具马克思主义英雄史观的书写，完全颠覆了爽文模式中的个体力量的无限性这一核心“爽点”。

卧牛真人的这种“反爽文”书写乃是一种“无意识”和“有意识”的集合。一方面，其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有着自身的逻辑和发展线索，这使得《修四》的发展呈现出了其内在的逻辑。最为典型的，是颇具“历史考古”性质的“古圣篇”，从构思中的小片段发展为一个大章节。按照卧牛真人的说法，是“笔下的一切都不受控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呈现出了自己的意志。”[6] 这里卧牛真人对于写作审美规律的尊重，是其书写方式超越爽文模式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卧牛真人认同网文的娱乐本质，认为网文是一种繁杂生活之外的“心理按摩”，亦清晰地认识到了第二篇以后小说风格的“反爽文”特性。他说：“当老牛决定本书从第一卷《天元篇》的简单直接爽快，大幅逆转到第二卷《飞星篇》以及之后的风格时，是做好订阅和收入跌掉一半的心理准备的。”[7] 然而，网友们对于《修四》的欢迎以及对文本的严肃探讨，不仅令卧牛真人感到惊讶，亦彰显了“反爽文”写作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正是出于这种认知，卧牛真人的“反爽文”写作意识愈发清晰，并贯穿到文本的最终。这集中体现在文本后半部分对于爽文模式的“天元篇”的“反写”当中。例如，在“天元篇”中，作为爽文模

式中经典的绊脚石形象，被李耀“打脸”的郝连烈，在星耀联邦与黑风舰队的大战中力挽狂澜并且英勇牺牲，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天元篇”中邪恶的妖族形象在“血妖篇”中也得到了更为辩证的刻画，并塑造了巴彦直这样一位反抗压迫的妖族英雄形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故事在结尾出现了反转，李耀融汇的古修欧冶子残魂这一“金手指”，乃是“洪潮”的刻意安排。这样一来，“天元篇”的爽文模式从根本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修四》第一章的“爽文”气质也得到了消解。当然，比起从故事层面消解不合理的“金手指”，这一“反写”前文，重构写作伦理的“反爽文”意识，才真正体现了《修四》写作伦理的内在嬗变。

二、写作范式：“反爽文”的美学建构

对于《修四》写作伦理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个从“爽文”模式走向“反爽文”写作的进程。作为取得了一定成功的文学实践，《修四》不仅表明了“反爽文”模式亦有可能取得商业成功，亦彰显了一个广泛的超越爽文模式的网络文学全新写作伦理。在《修四》从爽文走向“反爽文”的进程之中，对其“反爽文”模式的深入发掘，就成为了考察这一美学嬗变的重要方面。

首先，当代玄幻修仙小说乃至网络文学往往具有一个“空间化”的文本结构。早有论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其称之为当代文学的“空间转向”：“从审美特质这个角度来考察场景书写的审美变革，我们发现，文学发生了从时间性向空间性的转变。”[8] 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来自于基于技术理念而带来的认知方式，即“技术化世界观”的形成。当代社会乃是一个技术化社会，在日趋专业化的语境中，个体的行为表现为一系列技术性操演：“在日常概念中，技术被理解为一种合目的的手段以及一种人类行为。”[9] 所谓技术化世界观，即是将生活理解为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目的的过程。当代居于网络小说主流地位的修仙小说、官场小说、宫斗小说，都展现了这样的技术化世界观。而在技术——目的的视野之中，时间——历史意识被取消了，主体呈现出围绕技术而展开的层级迁跃，从而也就生成了基于空间的总体想象。网络文学的爽文特质往往是基于这种技术性上升来呈现的；故而，“空间化”的文本结构乃是“爽文”的重要世界观基础。

《修四》世界观具有典型的“时间化”样态，这是构筑“反爽文”书写的重要结构特质。《修四》的时间呈现并没有局限在李耀的修炼过程之中，而是着眼于整体的修真文明来进行叙事。文本中的重要时间观念“四万年”指涉的是人类修真历史的进程，《修四》正是基于这一时间视野探讨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在空间化的修仙小

说中，时间被局限在个体视角的目的论视野之中；而在《修四》中，从盘古文明到人类文明的传承，从古代修真到现代修真的变迁，时间展现了一种通向未来的可能性，也就真正建构了一种基于文明视角的历史感受。在故事的结尾，李耀和“洪潮”的对抗所体现的，正是李耀对于这种历史可能性的执着追求。整体来看，在将“空间化”书写转为“时间化”书写之后，《修四》超越了技术化世界观中狭隘的个人修炼视角和“成仙”的目的论叙事，从而避免了文本落入单线条的“打怪升级”的爽文窠臼之中。

如果说技术化世界观是爽文模式的世界观框架，那么主体的膨胀就是其核心“爽点”。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当代个体经历了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消费者社会”抽空了工作的伦理内涵，使得其成为一种单纯的技术化操演；而消费则成为个体进行意义建构和身份表征的场域。这不仅意味着，工作本身成为一个繁冗的、缺乏意义的空间，使得个体丧失了精神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弥散在生活中的技术破坏了个体的完整性：“技术意味着将生活打碎成一系列的问题，将自我打碎成一个生产问题的多面体，每一个问题都要求单独的技术和单独的大量专门知识。”[10]故而，技术本身对于个体的自我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压抑，对于技术的依赖和沉溺意味着主体性的付之阙如。

作为在电子乌托邦这一虚拟空间建构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学有着鲜明的对于现实语境的文化代偿功能。从形式上说，消费主义语境中个体无法充分实现的欲望，在网络爽文所赋予的快感当中得到了弥补；而从内容上来说，恰恰是对于技术的绝对掌控，使得个体克服了技术化语境中个体的弥散性，建构了绝对的主体形象。与之相应的，则是爽文中的所有对立者，都成为了技术视野中有待征服的客体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爽文、尤其是玄幻小说中的爽文模式，源自于现代性视野中的主体哲学在社会视域中的进一步膨胀；即主体从对自然的征服进一步上升到对于所有客体对象的征服。显然，是技术向着社会语境的深入以及对于个体的深刻压抑导致了这一反向的“异托邦”想象。

巴赫金评价欧洲文学时曾经认为，传统小说的作者地位至高无上，主人公和所有人物的主体性被这一至高无上的作者意识所吞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打破了这一模式，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具有了自我意识，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表达。故而，这一小说打破了绝对的真理，呈现出鲜明的“对话”特征，这就是巴赫金著名的复调理论。

网络爽文的“主体膨胀”，决定了爽文中本质上只有主角的声音和话语，其他人物已经被充分“对象化”而缺乏自身的表达。从

这个角度出发，网络爽文模式恰恰具有这样一种“绝对化”的主人公（主体）意识；而对于网络爽文模式的突破，亦在于使得其他人物从绝对的主体“暴政”中解放出来，建构真正的自我形象乃至形成巴赫金式的“复调”结构。

《修四》的反爽文特质体现在对于其不自觉的“复调”书写之中。首先，《修四》彰显了个体本身的局限性，避免了那种技术层面上的绝对主体形象。例如，在“血妖篇”中，李耀落入人族主战派的阴谋，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关键时刻他终于进行了自我反思，认为自己过度倚仗自身的能力而脱离了与大众的联系。最终，李耀在群众的帮助下挽回败局。其次，卧牛真人塑造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反派形象。他们不仅在能力上与主人公一时瑜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坚定的立场和价值观，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某些读者所评价，这些人物已经超出了“反派”范畴，而只是拥有和李耀不同的立场。有趣的是，在文本的后半部分有着大量的对话书写，李耀常常和各种人物进行长篇大论的价值观交锋。卧牛真人也并未使李耀的价值观和意志能够凌驾于他人，而是凸显了不同理念各自的复杂性与合理性。这一严重偏离爽文模式的书写，恰恰构成了巴赫金“复调”模式的典型呈现。

在反爽文的世界观建构和人物塑造的基础上，《修四》在价值取向上对于爽文的超越也显得水到渠成。在爽文模式中，其伦理观可以从主人公和故事语境这两个视角来进行理解。从技术化世界观所建构的技术一目的这一主人公操持方式来看，工具理性显然构成了爽文主人公的核心价值取向。无论是《甄嬛传》中一众人进行宫斗的腹黑隐忍，亦或是《凡人修仙传》中韩立的谨慎克制，都深刻诠释了这一工具理性的运用。而从故事语境来看，宫斗文“步步惊心”“各怀鬼胎”的环境，玄幻修仙文残酷血腥、大道无情的争夺，都在彰显着一个适者生存的丛林价值观。这一价值形态正是对于当代伦理样貌的反映：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市场至上的准则塑造了广泛的“风险社会”样貌，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又造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残酷的社会竞争不仅影响着个体的伦理取向，同样亦体现在对于国家乃至文明的想象中。刘慈欣的《三体》所描绘的“黑暗森林法则”，就是对这一伦理焦虑的深刻表达。

在伦理层面上，《修四》所试图克服的，正是从个体层面上的工具理性到总体视野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爽文所依托的价值基础。在全文的开篇，《修四》就颇有新意地提出了“修真者”和“修仙者”的对立，以修真者守护人类文明的集体价值观对比了修仙者的个体化伦理，展现了“修真”这一技术化操持的全新可能性：“当作品探讨‘修真’（照顾弱者的普遍伦理道德）和修仙（追求自我

强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大道之争’时,本作品已卓然成峰。”[11]而从整体层面上,卧牛真人通过主人公李耀,鲜明地表达了试图超越“黑暗森林法则”的伦理取向。在人与妖族、现代修真者与古修,星耀联邦与真人类帝国等基于种族、社会发展阶段、政治模式的各种深刻的“文明冲突”之中,李耀始终都在寻求一种协调、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从而避免“黑暗森林”式的文明争斗与毁灭。可以说,在充斥着伦理淡漠的爽文写作中,《修四》展现了其颇具理想主义的价值超越性,这是其“反爽文”写作在文本内蕴层面的呈现。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学研究方向。)

注释:

[1] 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的“爽文化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8).

[2] 为了使用方便,下文统一使用《修四》来指代《修真四万年》这部作品。

[3] 《修真四万年》“天元篇”:老牛与麒麟臂。

[4] 《修真四万年》“飞星篇”:飞星篇完结感言。

[5] 同上。

[6] 《修真四万年》“古圣篇”:第四卷卷末感言:无尽延伸的迷官。

[7] 同上。

[8] 韩模永.增强现实与空间转向——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及其审美变革[J].文艺理论研究,2019(4)。

[9] 胡翌霖.海德格尔是技术悲观论者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

[10]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张成岗译.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1] 邵燕君,高寒凝主编.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好文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

别具风味的女性意识与性别书写

——评尚启元长篇网络小说《刺绣》

文 / 周宝财

摘要：青年网络作家尚启元的《刺绣》是一部关注女性命运和价值的历史网络小说。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书写了20世纪上半叶以沈灵慧、沈雪馨为代表的苏州绣娘的传奇。从女性主义视野出发，用新女性的相关思想观点，以形象重塑、性别重构、爱情婚姻观转变做互文性阐释。不难发现，《刺绣》通过气势磅礴的文字和恢弘大气的历史担当，表达家国情怀的同时，为当下两性关系和谐发展提供了某种示范的可能。

关键词：《刺绣》；女性意识；性别重构

网络文学在为阅读人群提供世界想象的同时，更为创作者带来新的言说姿态。网络文学的创作，其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大多一脉相承，近年来脱颖而出的网络小说中，历史题材比重逐渐增多，并一改早期历史文学中片面的女性形象，而是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新的性别使命与诉求。恰如王岳川在《中国镜像》一书中，把“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同作为“边缘话语”而归在了一起，而重写、重读文学史也着重强调对于女性角色的审阅和挖掘，足以说明女性主义与网络文学之间挥之不去的隐秘联系。

在“男尊女卑”传统社会风俗下，早期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成为边缘，甚至成为附庸，直到近代社会，女性主义及相关理论才随着“五四”运动流入、发展。女性主义从早期主张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到关注两性关系，消解男权社会的观念和体制。在《女性主义》中，李银河划分了女性主义的几种类型，并对新女性主义特征进行概括，这与新时代网络文学中女性角色的建构和塑造不谋而合，因此新网络文学对于女性的书写是同男性书写区分开的，青年作家尚启元在其网络文学作品《刺绣》中站在女性立场，书写了20世纪上半叶以沈灵慧、沈雪馨为代表的苏州绣娘的传奇，为新网络文学与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先锋示范。

一、新女性意识的形象重塑

自古至今，受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女性在社会和家庭层面饰演着重要角色。相夫教子、举案齐眉成为衡量女性道德水平的标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深受这些思想的浸染，各类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传统女性形象并未有太多嬗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年来各类外国文学思潮进入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思想意识也时移俗易。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模式催生出各类新鲜事物，新女性意识也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网络文学中的新女性

对应着过去，应具备现代性人格、思考和特性，是对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更新与突破。

与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相比，网络文学中的新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元化特质。受女性主义影响，她们对于独立意识的觉醒、个性精神的完善、自我命运的掌握都有前所未有的表现；其次，她们更是摆脱家庭的羁绊，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最后，面对传统女性只能深居闺房的礼数观念，新女性更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时俱进。这些文学形象在众多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成为意象化的文学符号，充实、丰富了文学色彩。

“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每发生一次历史性的态度变化，女性角色都要进行一次自我的重塑，女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中心感应区。”^[1]网络文学偏爱女性作为诉求载体，除了考虑受众外，还与女性精神气质反映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新网络文学时代，创作者也都喜欢选择女性形象来创作、充实自己的文本，在此情形下，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命运成为受众的首选。

文学作品女性形象按所处环境主要分为家庭形象和社会形象。在家庭环境中，女性形象起决定性作用，不论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姊妹或者女眷，她们为家庭生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贤妻良母”成为衡量标准。在网络文学《刺绣》中，作家尚启元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具有内在的审美。故事的空间集中在苏州这座江南古城的玉春坊刺绣坊，以沈灵慧、沈雪馨为代表的两代绣娘如何兼顾好家庭和事业的。在小说中对于沈氏两代人的家庭形象并未提及太多，身边朴实、善良并照顾沈雪馨的翠妈，温柔体贴、亲如姐妹的高芳芳、悦儿等成为传统家庭形象的符号，他们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沈氏两代人的成长和重振玉春坊的过程。

同样，“五四”之后，女性主义传播到中国，女性主义提倡的自由平等开始唤醒中国女性，他们冲破家庭束缚，融入社会，寻求

自身价值。沈雪馨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她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废与奋发的矛盾。沈雪馨成人后，凭着天赋，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绣娘。因时代现状，她决定重振玉春坊昔日的辉煌，在此过程中，她冲破旧观念，在不同绣房之间切磋学习，努力打破各种制度中的不平等，并与闺阁坊、秋彩坊等弱势方共同工作，取得人工与机器的斗争的胜利。

近年来，尚启元在相继推出的《大门户》《芙蓉街》中，女性形象占据重要篇幅，平凡的生活中，将女性主义影响下的时代女性特征娓娓道来，这些作品中，进行重塑新女性意识形象的探索，找寻女性生命视野的探求会逐渐成为新网络文学创作的主流。

二、平权意识下的性别重构

对比西方和近代我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可知，我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并非单纯为了争取她们自身利益，而是与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的，更像是“由男性主导，建立在两性共谋而不是性别对抗基础上，把女性解放纳入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2]这使得两性之间的关系有了共谋。但是，在付出责任获取权利的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开始寻求男女平权，这导致两性关系由共谋转向冲突。

纵观全球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三次浪潮，女性追逐平等自由的权利逐步扩大，更加关注身份认同，并解构两性二元论，认为两性关系应重构，更为多元化。然而在各国家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因地域、习俗和环境的影响，进度还是大相径庭的。但涉及两性权利关系的时候，仍然可以判定为性别平权。

在网络发展的大潮中，网络文学也或多或少带有主体性、实体性和即时性的特征，在要求话语平权的影响下，网络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他们笔下女性形象的平权意识进行了重构，摒弃二元对立，男女形象都有了明显改变。将中国传统文学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绣娘》中的女性形象相对比，能发现在尚启元笔下，不论沈氏母女还是他们身边的翠妈、悦儿还是高芳芳、陈兰芳，她们都是更有时代性的女性，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觉醒和明晰的自我权利定位。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温柔的、隐忍的、无声的，她们的命运被提前安排，由男性决定着她们的未来。有个别女性为自由或者权利而努力争取的时候，周遭的阻力就接踵而至，最终迎来的结局只能是以死明志，因为这样才能使得女性更“完美”。而在《刺绣》中的沈雪馨一连打破上述的诅咒，自我认同方面，她不甘心母亲留下的玉春坊一蹶不振，怀着满腔热血，肩负责任，最终

在刺绣行业中闯出一份新天地；在认命方面，从小温室中长大的她，同时接受东西方教育，并未被书本桎梏囚禁，也没成为大家眼中的花瓶，在充满荆棘的路上识破日本人的阴谋、赢得人机大战的胜利、投身革命事业，追求自我，对抗命运。另外，沈雪馨既没有因为追求自己而受到惩处，也没有付出任何惨重的代价，爱情事业上收获了大团圆结局，虽然故事发生的内部时代比较遥远，但仍然和如今现实时代形成的复调，映射女性主义的平权意识。

女性主义的平权意识同时也会影响男性形象的塑造。传统文学中刻板的男性形象多被批评为“阉割”过的，他们具有不可置否的权威、地位和话语权，这些反面形象被女性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是在平权意识下，新网络文学极力地改变着这样的男性形象。《刺绣》中的高晓涛、张铭辉、陶清珂三位主要男性形象虽然因为共同追求沈雪馨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三人更是摆脱了传统文学中“被阉割”的刻板男性形象。尤其高晓涛，欲扬先抑的过程更凸显他是一个温润的、绅士的、派克式的英雄。这样的高晓涛也突破了固有的两性关系一方缺失的模式，尚启元旗帜鲜明地点出平权模式下两性成长过程中的互助与协作，最终成就了高晓涛与沈雪馨的爱情。

三、爱情婚姻观的突破转变

黑格尔曾说：“爱情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且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秀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爱情和婚姻是众多文学作品中绕不开的话题，也很好地反映了对应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及对美好愿景的向往。网络热潮的今天，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仍旧很多，女性意识的进步使得传统思想得到解放，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固有的心态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会一改曾经的荏弱，试图摆脱寄托男性主动的形象，摆脱世俗眼光，变被动为主动，选择和追求爱情，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变得现实和严格。

虽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婚姻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女人的命运。”[3]然而在不能避免婚姻制度的情况下，爱情和婚姻成为女性主义必须面对的话题。新网络文学中，创作者们更加关注女性形象在爱情婚姻中的主动，价值取向的转变使他们的爱情观念有了新的追求。沈雪馨作为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她面对张铭辉和陶清两人的爱情攻势，并没有盲目抉择，虽然翠妈和陈兰芳一再提醒，但是她对于爱情的希冀更多地是建立在平等、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相同的经历在沈灵慧和陈兰芳身上也得到一定体现，沈灵慧

为了女儿拒绝各类求婚，只得孤身终老；陈兰芳更是无意考虑婚姻大事，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结婚不再成为他们的必经之路，独身生活也是他们追逐自由的体现。与独身状态下的女性相比，文中这些未婚妈妈、未婚姑姑，更是颠覆和嘲讽了传统婚姻观念。

“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各自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5] 所以这就更凸显了理性的意义，即使在情感的抉择上，有时候会让人更加矛盾，理性更能保持客观性。沈雪馨虽有选择张铭辉或者陶清珂之心，但是对两人的好感和感情止于她对苏州绣坊势力的理性分析，于是她舍爱与高晓涛走近。受新思想熏陶，她开始认清婚姻和恋爱的关系，婚姻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她敢于冲破教条主义，追求独立和自由，宁愿独身也不会为短暂的好感而冲动，虽然感情成为维系婚姻的因素之一，但是更要用长远眼光去考虑未来婚姻的质量，这种自我支配意识使得沈雪馨的形象挖掘更具有现代性。

同样，从古至今，两性关系中的主角一直是男性，女性要遵守严格的三从四德，提倡对男性的忠贞。新网络文学却对于女性贞操观有了全新的书写。新建构的女性在家庭地位中有了地位，并完全滞留在家务和日常生活中，她们更多的是照顾好子女、主导家庭的前景。《刺绣》中悦儿在跟刘子良结婚之后，照顾着一家老小，当受到日本人蹂躏之后，更是以死明志。其实，《刺绣》中的贞操不仅是个人的，还是上升到国家情怀的贞洁。陈兰芳、高晓涛的革命人身份，沈雪馨对于刺绣技艺的传承保护都是一种贞操的自我选择和恪守。

在现代传播媒介不断更新的当下，新网络文学重新诠释了女性

自我意识的选择和增强，试图站在女性立场表达她们的处境，“迄今为止，女性话语需要说明也能够说明的东西，也许并非‘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贯主宰的历史，她应该说出来并正在说出来和说下去。”[5]《刺绣》通过气势磅礴的文字和恢弘大气的历史担当，表达家国情怀的同时，还不断地寻找两性关系并按网络时代的特征去重建，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文学创作理想，还为后续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受众提供了示范性参照。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

注释：

[1] 徐颖涛、杨金戈. 浅析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文化符号的运用及品牌建立[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10(7).

[2] 张文灿. 两性的共谋与冲突——社会性别视角下20世纪初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化阐释[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5).

[3][法]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女人[M]. 桑主影, 南珊,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 199.

[4][英]B·罗素. 宗教与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23.

[5]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69.

· 网文速评

书名：《逢春》

作者：冬天的柳叶

简介：陆玄难得发善心，准备把横尸荒野的少女挖个坑埋了，不料少女突然睁开了眼。他吓了一跳，强作淡定，就见少女挣扎着向他爬来……这下陆玄无法淡定了。

标签：古代言情；古典架空；权谋；强强

推荐票：56万

月票：674

浅析小说《逢春》

文 / 顾莹莹

摘要：冬天的柳叶跳脱出一般古言小说权谋类的束缚，在折射官场冷漠的同时，也突出了人的情感，使双方达到了融合，体现出人性的多元性，与社会的复杂性。推翻了反派原有的“本恶”人设，使全文在给予读者反思的同时，又不失文本的活泼。同时，冬天的柳叶对穿越这个设定进行了再度创新，丰富了剧情的走向，符合新时代日益发展的网络小说的需求。

关键词：冬天的柳叶；网络文学；玄幻小说；言情

《逢春》这篇网络小说给予了我很大的惊喜，一般的言情小说都会以男女主的感情发展为中心，其他的剧情都是为了推动其发展的衍生物。但是在《逢春》中，我看到的更是一种均衡。在《逢春》中，无论是开篇时，女主在被男主救下后回到家，发现上辈子一直宠爱自己的祖母，其实完全是一个利益主义者，甚至为了名声，不惜要杀掉女主，到外祖母一家把冯家对其的客气作为理所当然，为了孙子可以顺利参加科举，不惜设计陷害女主，导致女主上一世的死亡，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古代封建对女子的苛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更反映了亲情的单薄。在利益面前，似乎连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都变得冷漠了，所有人都是这场权谋中的棋子。不过好在，后面出现了虽然柔弱但视女儿如生命的母亲，与爱女主的大哥和小妹。这里就达到了一个平衡，使读者在为女主冯橙悲伤的同时，又有了些许慰藉。

本文一直围绕着“阴谋论”这个主题，展现的都是官场的黑暗，因为对权力的趋之若鹜，家也变成了另一个官场，有多少人迷失在这场权谋之中，为了谋取功名的尤氏一家科举作弊，牵扯出来屠夫为了发达而谋财害命之案。冯橙（女主）为了寻找自己被害的真相，陆玄（男主）则是为了寻找和冯橙一起失踪的弟弟，两人不谋而合，

可随着事件调查的发展，一个个替罪羔羊、帮凶被推出，凶手渐渐浮出表面，本以为的意外，其实是皇权之争下的牺牲品。在这场权谋中，那些被利用的人，又有谁是无辜的呢？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下棋的那个人，可最终也摆脱不了这场棋局，所谓一步错步步错，当他们踏入的第一步起，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了结局。在调查的过程中，冯橙与陆玄并没有改变他们正义的本色，他们的善良也让事件有了意想不到的进展。梅花庵事件，冯橙的恻隐之心，让这场阴谋的主谋吴王名声扫地，可谓大快人心。

同时《逢春》也有着奇妙的构思，给早已写得泛滥的重生文，再度加了新鲜的创意。冯橙在上一世去世后，复生在在了猫上，和陆玄相伴了一生，但是最后依旧惨死于帝国的刀刃下。带着上一世的谜团，她又重生了，但这一次是以她原本的身份，与陆玄开始了一段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旅程。在破案的过程中，遇见那些坏人，陆玄与冯橙都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但是在感情上，他们却又都是稚嫩的。就像陆玄第一次向冯橙表白说的却是：“你是否心悅于我？”冯橙毫不犹豫地踹了陆玄。他们对待感情都十分细腻，展现了符合他们年龄的青涩。第一次牵手的怦然心动，和陆玄第一次亲吻冯橙额头的虔诚，看到这里，我更喜欢《逢春》了。它没有像别的网文一样，



逢春
冬天的柳叶
古代言情 · 59万字

开会员，立享8折购书 8元开通 >

9.7 ★★★★★
384人评分

4万+
收藏

19万+
赞赏

陆玄难得发善心，准备把横尸荒野的少女挖个坑埋了，不料少女突然睁开了眼。他吓了一跳，强作淡定，就见少女挣扎向他爬来……这下陆玄无法淡定了。（《逢春》V群：1081376187，需粉丝值两千以上）

权谋 强强 爽文 正剧 可盐可甜

[查看答案](#) 连载至293章 更新于今天10:10 >

逢春

输入书名/作者 搜索



作者：冬天的柳叶
类别：女生频道
状态：连载中
更新：2021-01-09 10:12:52
最新：第292章 防备

开始阅读 加入书架 我的书架

6玄难得善心，准备把横尸荒野的少女挖个坑埋了，不料少女突然睁开了眼。他吓了一跳，强作淡定，就见少女挣扎

逢春最新章节

第292章 防备

第291章 未卜先知

第290章 皇孙

第289章 出事

第288章 皇后寿辰

逢春章节列表

把男女主彻底地完美化。在《逢春》中，我可以感受到真实感，这是活生生的、两个少男少女之间的故事，它让我相信了他们的存在。

同时，作者的语言十分生动有趣，通过刻画反派人物的一些心理描写，让读者觉得坏人也不全是坏人。比如对胡嬷嬷的刻画，之前胡嬷嬷作为祖母的走狗，想要逼死冯橙，却被狠狠教训，但之后，冯橙用同样的方法治理了欺人太甚的表姐时，一旁的胡嬷嬷的心理过程是：虽然不赞同（封建礼教思想束缚），但是暗爽。在胡嬷嬷被冯橙踢飞的场景中，作者特地对胡嬷嬷与冯橙的身形进行描写，这一对比，就十分有画面感，想到瘦弱的冯橙却可以把粗壮的胡嬷嬷踢飞，着实令人发笑，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戏剧性。

其实在遇见《逢春》之前，我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总要设置出这么多坏人来，平平淡淡不香吗？

现在的我好像明白了，就像人生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它们的等级总是会越来越高，就像长大之后的我们需要肩负更多的责任一样，而之前遇到的阻碍，在被克服之后，就不再是挑战。小说中，为了让作品篇幅精简（毕竟人生那么长，小说能表达的东西实在有限），只是将其省略了而已，所以看上去男女主的生活就显得格外“多姿多彩”了。由家到国，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改变的是整个社会。冯橙与陆玄在不谋而合中相互成全，在他们的经历中，我也有了许多收获，期待与他们一起成长。

（本文作者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网络文学方向本科生。）

书名：大奉打更人。

简介：这个世界，有儒；有道；有佛；有妖；有术士。警校毕业的许七安幽幽醒来，发现自己身处牢狱之中，三日后流放边陲……他起初的目的只是自保，顺便在这个没有人权的社会里当个富翁悠闲度日。多年后，许七安回首前尘，身后是早已逝去的敌人和朋友，以及累累白骨。

作者：卖报小郎君

平台：起点中文网

收藏：50万

连载：226万字

推荐票：586万

月票：586万

我在修真世界搞推理

——评《大奉打更人》

文 / 张天晴

摘要：《大奉打更人》作为一部起点排行榜的上榜作品，在传统男频的基础上，以多元素融合、轻松搞笑的行文风格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等走出了一条反传统的新路，兼具当代男频文的优与弊。本文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出发，融入女性视角，以小见大分析当代男频网文的创新和缺陷。

关键词：网络文学；卖报小郎君；修真；穿越；重生；仙侠；男频小说；性别凝视；反套路

在男频的世界里，“穿越”“重生”“修真”三个标签放在一起早就屡见不鲜。开局炮灰，路遇高人指点后猛开金手指，上演“莫欺少年穷”、“万花丛中过”的剧情也是众人皆知的烂梗。而《大奉》偏偏在这条烂路上另辟蹊径，走向了一条升级流之外的，综元素搞笑仙侠推理政斗文学。虽整体仍集男频之大成，却在形式、要素上拐得颇有新意，让我这种毫无变强修尊理想的女读者也能舒舒服服看下去。据我观察，主要是因为三个“剑走偏锋”。

一、多元素世界观

如果说传统小说力求世界观简洁平实，网文则给予了足够大的想象空间，让作者和读者天马行空。饶是如此，内卷跟风现象也层出不穷——“什么火写什么”，无论是《斗破苍穹》的斗气还是《斗罗大陆》的魂环，总结起来都是一种虚幻力量的升级流。五行尚能相生相克，一种力量体系高于一切的世界观根本就是为了男主的一手遮天铺路，设计感太重、情节老套无聊。但在《大奉》的世界里，修炼体系五花八门，连常在修真网文鄙视链底端的“武夫”和“儒生”也各有各的能力，儒生能化言成实，而男主就恰恰是那个看起来最无奇的武夫。世界不再是一种力量的争抢。

除此之外，《大奉》并没有完全架空，它像是个翻版的明末政权：内忧外患、儒家正统衰微。这边男主还没来得及修真就卷入大

案，好似走错了隔壁政斗片场，用化学元素破案的过程又像是梦回推理刑侦标签，种种奇遇叠加很难让人昏昏欲睡。虽然网文的特点即是多元素堆叠，不过大多数作者会选择走马观花、一笔带过。目前看来，《大奉》的作者却有把所有元素编织成网的野心。但作者是否能把所有的坑填圆，还要等待作品完结。

二、我的男主首先是个人

开局一张嘴，全靠前世帮衬。这可能是男主前几十章的血泪史。作为一个男频男主，解决危机全靠前世警察身份破案，金手指居然只是老捡到碎银。而就是面对这样没用的金手指，《大奉》男主的第一反应也是“这太巧了，好恐怖啊”。言行举止无不像一个有血有肉、长脑子的现代青年。而相比某些金手指开大的网文，主角无缘由地得到天降神力，除了觉得自己幸运外竟没有任何怀疑，实际上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大奉》同时尊重了人物和读者的智商。

另外，男主有别于其他男频文主角：他的父母姐弟健在，彼此暂无过不去的深仇大恨。在初次危机解除后，作者甚至花了一章的笔墨写男主做一名普通官差的生活日记，弄得挺多读者以为他在水字数。但这种铺陈在我看来实则极其重要：男主也不过是有缺陷的普通人而已，对安稳的渴求让他丰满；“家长里短”让他生动；时懒时傻让他鲜活。而有因才有果，正因为对幸福生活的留恋，在它



被破坏时才会让人不顾一切。《大奉》是首先把男主当成一个人，再把他放在故事里的。

三、狂cue同类型，搞笑是认真的

从某种角度说，《大奉》简直像是倒着来的《庆余年》。范闲开局三四个爸爸保驾护航，许七安则从诏狱里醒来；范闲在书中貌胜女子，许七安一介武夫；范闲以背诗闻名异世，许七安靠化学炼金出名。但他们都有一个父亲，一个不喜欢自己的后母，一个不太聪明的弟弟和一个漂亮姐姐。作者卖报似乎总在想方设法地cue《庆余年》作者猫腻，“想默写四大名著，但记不清内容，也不会写毛笔字”“本来想背背诗装x，谁想到没有余地”——明显就是在内涵《庆余年》男主范闲默写红楼全书，靠背唐诗三百首出名的经历。此举也可算作被动“联名”了，让大多数男频书粉都有一种“双厨狂喜”的快乐。

无论如何，两本书都尝试以看似轻松的方式讲述一个庞大且厚重的故事，《大奉》在逗乐读者上更是一骑绝尘。“我一定要好好修炼”——《大奉》男主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结果是“第二日，去勾栏”“三日，去勾栏”“去勾栏”……借了胡适先生打牌的梗；在穿越后，男主发现自己穿越上身的是个差役而不是个文盲时，还自嘲道“不然就完结撒花”。这样打破四面墙的搞笑桥段，是有别于初代男频文的幽默。也间接证明了男频文在往更舒适的方向发展——反套路、反苦大仇深。有时候一个“趣”字，胜过一万部对《哈姆雷特》的模仿。

四、不足和性别局限

但就是像这样有着起点排行榜前五的好成绩的男频小说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譬如作者写作不严谨，化用的化学（炼金）细节存在巨大错误；还把一首“七绝”算作了“半阙七律”。或许是因为这篇网文更偏向玄幻架空，作者并没有多考量。但既然要套现实作为基底，就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更加负责。

其次，虽然形式上有所创新，《大奉》的大套路并没有变化。男频文因为要对口男性，难免对女性有些过于理想化的塑造和轻视。“男主遇见的大部分女性都可攻略”“可攻略的女性都长得美若天仙”这两个现象仍然存在于《大奉》中，即使已经摆脱了古早男频对女性的无脑刻画，但仍存有脸谱化之嫌。女主角不能和男主一同成长，只能充当男主的天降神兵或被男主救，实则是大多数男频文在男性凝视下的缺陷。热血男频漫画《一人之下》的作者米二也曾在作品中借角色之口评价某些男频文的女角色“为什么变成了一见到他就浑身发软的贱货”，话糙理不糙。

由小说《庆余年》改编的电视剧一经播出就拿下了不错的成绩，但倘若不是因为编剧王倦对范闲同时和四个女人爱恨难分、纠缠不清的合理化删改，以友情和亲情去审视男主和不同女角色的关系，可能会失去大多数女观众。虽然现在都提倡网文要找到受众再写，《赘婿》作者香蕉也曾在微博上表示“我的作品不需要女读者”，但这样的故步自封在深层次上是不利于网络文学发展的。仍然希望男频文能走出性别局限，多一点剧情创新，少一点对女角色胸大不大的黄腔。

（本文作者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网络文学方向本科生。）

网文透视 ∟

网络文学网站和关键词词条连载（七）

主持人 / 邵燕君

铁血网 / 铁血读书

(www.tiexue.net/book.tiexue.net)

铁血网，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军事爱好者网络社区，成立于2001年。2004年成立读书频道“铁血读书”，主打原创军事小说，被称为“中国原创军文的摇篮”。

铁血网原名“虚拟战争网”，2001年9月改名“铁血军事网”，2005年正式改名为“铁血网”。“铁血”之名来自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据创始人蒋磊称：“铁——是坚忍不拔的意志，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蒋磊：宅男宅出的铁血网》，《人物周刊》2012年12期。）该网站具有浓厚的探讨军史知识和议论时政的氛围，活跃者多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铁血读书频道善于吸收、转化“军迷”的智慧和激情，孕育出了《从春秋到战国》（梦回汉唐，2002）、《醒狮》（卫华，2002）、《夜色》（卫悲回，2003）、《汉风》（克劳塞维茨，2004）、《石油咽喉保卫战》（中悦，2005）、《特战先驱》（业余狙击手，改编为《雪豹》，2006）、《中日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最后的卫道者，2007）、《永不解密》（风卷红旗，2015）等代表性作品。其中，一些作者还成为著名主旋律影视剧的主创人员。例如，克劳塞维茨（本名董哲）任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的编剧，纷舞妖姬（本名董群）、最后的卫道者（高岩）担任《战狼》系列电影编剧。

2004年之后，铁血网尝试商业化转型，逐渐发展为垂直兴趣社区、文学网站、军品商城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文 / 李强

SC论坛

(www.sonicbbs.com)

中国大陆军事爱好者重要网络社区之一，也称“音速论坛”“二战论坛”“上班族论坛”。成立于2001年，以最能体现网络论坛“集体智慧”的“跑团小说”著称。

相对于铁血网，SC论坛更加专业化、精英化，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讨论水准最高的军事论坛。“跑团小说”主要诞生于军事架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天变——崇祯二年》（2006），以其为底本又形成了群体穿越小说“临高三屠”：《迷失在一六二九》（陆双鹤，2008，起点中文网）、《一六二二》（石斑鱼，2009，起点中文网）、《临高启明》（吹牛者，2009，起点中文网）。

SC论坛网友常就军史知识和现实问题展开辩论。为说服对手，他们往往会提供大量相关知识来“举证”，形成了“用材料说话”的讨论风气。他们在论战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策略，擅长讽刺和戏谑。甚至以“钓鱼”的方式教训对手，形成了有名的“SC钓鱼党”。因内部冲突和技术薄弱等原因，后分为“南朝”（原SC论坛）、“北朝”。

文 / 李强

制度。将书库分为普通书库和会员书库，读者需每月向网站支付3元基本服务费才能阅读会员书库作品，但无需再额外付费。读写网按每月阅读付费作品的会员数（不重复计算，一月只算一次）支付签约作者稿酬，每人次5分（A级授权）或8分（B级授权）。读者主要依靠手机短信支付会员费。由于作者稿酬过低、读者基数太少、优秀作品缺乏等原因，这一会员包月收费制度当时未获成功，但2010年后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曾一度成效卓著。2003年底开始实行按字数收费制度（千字1.5分），2004年初调整为与起点中文网标准相同的千字2分。

2003年8月11日，网站修改作者稿酬机制，设置每月300元保底稿费，并根据产品销售情况分级计酬，最低档的作者与网站8:2分成，最高档作者稿酬为千字200元。唐家三少《光之子》是收入最高的作品（2004年3月开始连载，因成绩突出被买断，价格为每月千元左右）。2004年9月8日，读写网因涉黄被关站整改三个月，唐家三少回到幻剑书盟免费连载《光之子》。12月17日，读写网重新开放。2007年7月，因发布含色情内容作品被关站。

文 / 谭天、吉云飞、邵燕君

读写网

(www.duxie.net)

中国网络文学最早实行收费制度的网站。2002年2月试运行，9月1日正式运行，创建者陈杰等。

读写网正式运行后开始实行会员收费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www.qidian.com)

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商业文学网站。成立于2002年5月15日，其率先探索并成功运行的网络文学生产机制（VIP在线收费制度、网络职业作家体系、

用户主导的作品推荐——激励机制)，打造出了“起点模式”，奠定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形态。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总体格局中，起点中文网长期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旗下囊括了绝大多数各时期男频一线作家，网络文学发展进程中次第兴起的重要网文类型，大都诞生、壮大于此。

起点中文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起点时期、盛大时期和阅文时期。其前身是宝剑锋（林庭锋）、意者（侯庆辰）、黑暗左手（罗立）等人于2001年11月在西陆BBS成立的“中国玄幻文学协会”（CMFU）。2002年5月，宝剑锋、藏剑江南（商学松）、黑暗之心（吴文辉）、意者、黑暗左手、5号蚂蚁（郑红波）等人正式建立起点中文网（宝剑锋任站长），2003年10月试运行VIP付费阅读制度，取得成功。2004年5月，成为第一家跻身世界流量“百强”的原创文学网站，超过幻剑书盟成为行业领军者。2004年8月，被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吴文辉任总

经理）。借助盛大游戏的点卡支付渠道优势，VIP付费阅读制度得以稳固发展，并建立起体系完备的职业作家制度和读者反馈机制，将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带进商业化时代。2005年5月，起点女生频道成立。2008年7月，盛大文学有限公司成立（侯小强任CEO，吴文辉任总裁）。自2007年11月起，陆续收购晋江原创网（50%股权）、红袖添香（含旗下言情小说网吧）、潇湘书院、小说阅读网等代表性文学网站，号称业内“航空母舰”。2009年11月在起点女生频道的基础上成立起点女生网，与晋江等女性网站共同构成盛大文学的女频版图。在此期间，积极推动与中国作协等政府组织合作，提升社会影响力，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由此进入了集团化、主流化发展阶段。2011年9月，起点读书APP上线。2013年3月，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团队离开盛大，5月在腾讯支持下建立创世中文网，以原腾讯QQ阅读APP（2010年上线）为基地，完成从PC时代向移动时

代的跃进。2013年9月，女频网站云起书院上线。2014年底，腾讯收购盛大文学。2015年3月，以创世中文网为主体的腾讯文学与原盛大文学整合，组建阅文集团（吴文辉、梁晓东任联席CEO，商学松任总裁）。2017年5月，起点国际（Webnovel）上线，成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第一个官方平台。2018年9月，移动阅读APP“红袖读书”（阅文女频资源整合平台）上线。

自创立至今，起点中文网一直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探索者和标准制定者。从爱好者论坛到商业化网站，从独立建站到借助资本运营，从PC端到移动端，从国内发展到海外传播，起点中文网在不同网站模式和媒介形式的嬗变之下，形成了不断完善发展的“起点模式”，成为行业标杆。可以说，起点网文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

文 / 谭天、吉云飞、邵燕君

《破壁书》相关词条（七）

穿越

网络小说中的“穿越”是指主角由于某种原因（通常是意外事件）到了过去、未来或平行时空。穿越的基本设定能够有效地组织YY叙事。穿越者古今境遇的反差带来戏剧化效果。更重要的是，穿越者拥有现代知识和记忆，使得小说代入感较强，穿越者“先知”的“金手指”，使其能够在异时空里呼风唤雨，使读者获得各种YY“爽感”。

作为一种现代小说基本设定，“穿越”在十九世纪中外科幻类小说（如马克·吐温的《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已经出现。直接促使中国网络穿越小说兴起的是台湾作家席绢（《交错时光的爱恋》，1993）、黄易（《寻秦记》，1994）的穿越小说以及“穿越剧”（2002年，《寻秦记》被改编为电视剧，大陆第一部穿越剧《穿越时空的爱恋》同时诞生）。这些小说和电视剧引发的“穿越”热潮刺激到网络小说，“穿越”很快成为网络小说最常用的小说设定之一。此外，日本漫画也是中国网络穿越小说，尤其是女性向穿越小说的重要影响来源。1976年，日本漫画家细川智荣子、芙美子姐妹开始在日本漫画杂志《プリンセス》月刊上连载漫画《王家的纹章》（盗版中译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港台、中国大陆时，译为《尼罗河女儿》，2007年日本秋田书店正式授权台湾长鸿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王家的纹章》），成为最早对华语世界产生影响的日本穿越漫画之一；到1995年被原千绘创作的少女漫画《天是红河岸》，

这一类型的日本穿越少女漫画基本奠定了女性向穿越小说的基本架构和核心快感模式。

早期男性向穿越小说主要有“历史穿越”、“穿越架空”、“集体穿越”（群穿）、“古穿今”等类型。历史穿越小说是主角穿越到有确切记载的历史时空中，代表作有中华杨的《异时空之中华再起》（2002—2006）、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2006—2008）等。穿越架空小说，即主角穿越到一个虚构的时空之中（可参见“架空”词条），代表作有宁致远的《楚氏春秋》（2006—未完结）、禹岩的《极品家丁》（2007—2008）等。集体穿越和古穿今（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小说很少见，张小花的《史上第一混乱》（2008—2009）是为数不多的获得成功的写群穿的古穿今小说。

在女性向穿越作品中，最早的代表性潮流是“清穿”，即清朝穿越。2004年7月，金子开始在晋江原创网连载《梦回大清》（2004—2007），后来被公认为是清穿文的鼻祖；随后，桐华的《步步惊心》（2005—2006）和晚晴风景的《瑶华》（2005—2006）也开始连载，这三部作品被读者封为“清穿三座大山”（另有一种说法是第三座大山并非《瑶华》，而是月下箫声于2005至2007年连载的《恍然如梦》），它们不仅使清穿迅速成为创作热潮，还基本确立了清穿类型叙述模式的基本范式。之所以选择清朝作为穿越情节展开的时代，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以及《戏说乾隆》（1991）、《还珠

格格》（1998）等当时深受观众喜爱的清宫戏影响。女性向穿越文在2007年迎来了一个创作上的巅峰，因此2007年又被称作“穿越年”。在“清穿”潮流退潮之后，女性向穿越开始转向“重生”、“种田流”、“日常流”，这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男性向穿越小说的影响，又从中发展出“宅斗”等女频类型元素。

随着网络小说类型的丰富发展，穿越作为基本元素融入许多类型中，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用“穿越”来概括一部小说的基本设定了，更多的将其作为一个标签，进入具体的类型分析。

文 / 李强、肖映莹

重生

重生即重获生命，死而复生。网络小说中的重生是指主角因为某种原因（通常是重病或意外事件），其记忆与意识（灵魂）通过时空旅行回到了过去的身体，重新过一遍人生。

“重生”最早在都市类小说中出现时（周行文《重生传说》，2004—2005）也被称为“都市穿越”，在这类型的早期作品里，重生者拥有“先知”的金手指，一般都会通过经商、炒房、炒股，迅速积累财富，爽点主要就是创业的成就感。都市类重生小说以某一具体行业为背景来演绎重生故事，开创出新的子类型，如重生娱乐圈小说、重生官场小说等。最初意义上的重生与穿越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因为

主角都来自现代社会，视角和思维意识都是现代化的，因此有较强的代入感；第二，它们的爽点很相似，主角都有“先知”或现代知识的金手指，能够支撑逆袭、打脸等爽感。同时，最初的重生与穿越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主角时空旅行的形式不同，穿越最初多是“身体穿越”，后来出现了“灵魂穿越”（“魂穿”），而重生一般都是灵魂重回到自己过去的身体当中；其次是时空旅行的跨度不同，穿越的时空跨度比较大，从当代穿到古代或者异时空；重生是主角回到自己生活过的年代，重新

经历人生，这个时代是不太遥远的过去（往往是青少年时代）；再次，主角身份不同，魂穿的主角多数是变成自己之外的其他人，重生则多是变成自己。但后来重生扩展到其他类型，逐渐壮大，与穿越混用。今天的重生吸纳了穿越的一些特征，取代穿越成为了网络小说最常见的设定。

女频的重生也与穿越密不可分，在早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重生和穿越的概念是交杂、混用的。早在2006年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角重生回自己的过去、却标注为

“穿越”的作品，以及主角死后穿越到其他时空、却标注为“重生”的作品。这种两个类型混合难辨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09年前后，随着男频重生类型的发展成熟，以及女频重生代表作（青罗扇子《重生之名流巨星》，2009）的出现，重生才逐渐与穿越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类型和情节元素。此后，重生取代穿越，成为女性向网络文学更为常用的情节元素，并延续至今。

文 / 李强、肖映莹

大事记 ∟

网络文艺活动大事记（2021年1-2月）

整理编写 / 元婕

1.1月6日，鲁迅文学院第十八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结业典礼在京举行。

2.1月7日，“第五届收获文学榜”系列活动之“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在上海作协举办。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为本次论坛主持，网文作家金宇澄、猫腻，编剧常江、海飞，评论家程德培，作家走走，《收获》主编程永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等参会，探讨了文学圈鄙视链、商业浪潮下的文学之变、网络文学同质化与内卷化、文学是否有边界、文学“出圈”和“越界”等问题。

3.1月7日，上海视觉学院举办“上海作家协会、上海视觉学院文学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当天，作为上海作协、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战略合作的一部分，华语文学网“风雨中同行”征文大赛揭晓并举办颁奖仪式。

4.1月9日，“新时代的中国”第二届全国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主题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南京市建邺区举行，共22部作品获奖。

《2.24米的天际》《锦绣鱼图》分别获得完结作品和未完结作品两个组别的一等奖，完结作品组《蹦极》《特别的归乡者》获二等奖，《防线》《刺猬的微光》《荣耀之上》获三等奖。未完结作品组《我的草原星光璀璨》《冰魂》获二等奖，《一面》《绿水金山》《正义辩权》获三等奖。《酥扎小姐姐的非常朋友圈》《冬雪暖阳》《海红飘香》《一条搜救犬的见证》等10部作品分获两个组别的优秀奖。

5.1月10日，第二届湖南十大网络文学作家（作品）颁奖仪式在长沙举行。其中，雪珊瑚、可大可小、南音音、洛小阳、西楼月、叶天南、磨剑少爷、欧阳烈、寂寞读南华、独孤求剩等10人被评为“第二届湖南网络文学作家”；风卷红旗《永不解密》、陈韵好《撞上总裁赖上我》、曾紫若《婚牢》、一梦黄粱《兔子必须死》、何许人《荣耀之路》、应景小蝶《共待花开时》、只是小虾米《武逆》、半弯弯《强势婚爱》、唐以莫《盛少撩妻100式》、安如好《铜婚》这10部作品被评为“第二届湖南网络文学作品”。

6.1月11日，第二届白马湖全国网络文学评论大赛发布征稿启事。

7.1月12日，由公安部新闻宣传局、人民公安报社、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我和警察的故事”主题作品征集活动公布结果，上海阅文集团联合腾讯选送的3篇作品成功入围：卓牧闲《“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五志《守护卫士》、中秋月明《不容

错过》，以优秀文学作品致敬中国人民警察节，倡导弘扬公安精神。

8.1月13日，第三方数据挖掘与分析机构艾媒咨询发布《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影响力榜单解读报告》，新生代崛起，中生代稳固。此次榜单基于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相关数据，在对作品影响力、作品销售力、作品可读性、作品IP价值四个一级指标考量之下，围绕作家的作品销售情况、网络及社会影响力、文学和商业贡献等维度，评选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男频作家影响力TOP50和女频作家TOP50。男频作家影响力50强为猫腻、爱潜水的乌贼、老鹰吃小鸡、唐家三少、会说话的肘子、辰东、我吃西红柿、言归正传、卖报小郎君、宅猪、忘语、天蚕土豆、柳岸花又明、子与2、烽火戏诸侯、青衫取醉、远瞳、齐佩甲、净无痕、耳根、三戒大师、那一只蚊子、我会修空调、育、百里龙虾、黑夜弥天、牧童听竹、榴弹怕水、鹅是老五、飞天鱼、青鸾峰上、手握寸关尺、纯洁滴小龙、乱、真费事、志鸟村、圣骑士的传说、跃千愁、风会笑、风凌天下、骷髅精灵、一起成功、木下雉水、坟土荒草、荣小荣、睡觉会变白、风月、晨星LL、三天两觉、风御九秋。女频作家影响力50强为天下归元、吱吱、囡囡有妖、Priest、一路繁花、苏小暖、希行、叶非夜、十四郎、墨香铜臭、淮上、冬天的柳叶、姒锦、意千重、随侯珠、云芨、巫哲、MS芙子、米西亚、安知晓、吉祥夜、夜北、锦凰、西子情、橙子澄澄、绛美人、木苏里、青铜穗、唐酒卿、公子衍、莞尔wr、顾南西、顾漫、暗香、闲听落花、战七少、YTT桃桃、百香蜜、楠楠李、渐进淡出、千桦尽落、偏方方、漫西、浮屠妖、夏染雪、云霓、连袂、猪宝宝萌萌哒、磬歌。

9.1月13日，“讲好红色故事，献礼建党百年——首届红色题材网络小说征文大赛”正式启动并面向全国征稿。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网信办等单位指导，甘肃省文明办、省文联等单位主办，甘肃作协等单位承办，磨铁文学、奇迹小说等网络文学网站联合参与。

10.1月14日，《腾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商业案例被哈佛商学院收录并正式进入商学院高管教育课程。该案例由哈佛商学院历时一年半撰写完成，系统阐释了腾讯新文创在数字文化内容生产方式、打造中国文化符号上的模式与实践。其中，阅文集团旗下同名原创IP孵化的《庆余年》项目成为此次案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11.1月20日，阅文集团旗下数字阅读平台起点读书发布《2020年度阅读报告》，Z世代读者偏爱“网文梗”，“稳健”“思想进化”“大兴西北”等网文梗成就2020年度TOP热词，“致富”“萌

宠”等时下热议话题则占据男女生作品热门标签榜首。

12.1月23日,塔读文学2020年度男频女频盘点报告出炉。报告盘点了男频和女频作品的年度最新锐作品榜、年度IP原著作品榜、年度最热评作品榜和年度最励志作者榜,男频作品《仙武帝尊》、《我在绝地求生捡碎片》、《帝国败家子》,女频作品《这个王妃路子野,得宠!》、《国民影帝暗恋我》、《团宠公主三岁半》等作品上榜;男频作者狗贼蛋、落鱼、林二臣,女频作者十里酒香、封侯拜饭、鸭圣婆等上榜。

13.1月27日,由探照灯书评人协会和阅文集团主办,腾讯新闻、微信读书、QQ阅读协办的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公布2020年年度长篇类型小说Top10书单,阅文集团旗下《诡秘之主》、《大道朝天》、《第一序列》、《山河盛宴》、《第一侯》五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

14.1月28日,塔读文学年度有声IP声势榜发布。榜单共展示前Top15位的作品:水门绅士《最强上门女婿》、清酒半壶《我在绝地求生捡碎片》、火炎儿《庶女狂后》、天香瞳《帝国败家子》、七福晋《食色生香:盛宠农家妻》、暮看云《明末之大国崛起》、无冬无夏《七零年代小确幸》、金鱼的心跳《我在末世捡属性》、无聊的鱼《极品捡漏王》、十里良辰《隐婚缠绵:官少,深深宠!》、杏仁酥《惊世毒妃:邪王,请躺好!》、我爱流星雨《流星武神》、木井《我有一尊炼妖壶》、酒小舒《爆笑王妃:邪魅王爷涩涩爱》。

15.1月29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联合撰写的《2019-2020年度网络文学IP影视剧改编潜力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2019年的309部热播影视剧中,来自网络文学改编的有65部,占比约21%。《报告》将作品IP潜力评估分为三阶梯,评出46个具备高影视剧改编潜力的网络文学IP,其中《诡秘之主》《第一序列》《大国重工》《天梯》位列第一阶梯,具有较高市场潜力。

16.2月2日,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和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度四川省网络小说排行榜名单公示,评选出已完结网络小说和未完结网络小说共20部作品。已完结作品名单为:《诡秘之主》(爱潜水的乌贼)、《特别的归乡者》(夜神翼)、《在成都的街头等你》(雨阳)、《以理服人》(月下蝶影)、《我的绝色美女房客》(炒酸奶)、《金缕词》(一言)、《我要做阎罗》(厄夜怪客)、《美强惨女配靠咸鱼暴富》(萱草妖花)、《都市仙帝——龙王殿》(一丝不苟)、《坤宁》(时镜);未完结作品名单为:《元尊》(天蚕土豆)、《禁区之狐》(林海听涛)、《大益大医》

(五志)、《万古神帝》(飞天鱼)、《锦衣玉令》(姝锦)、《快看那个大佬》(奥尔良烤鲟鱼堡)、《大唐杨国舅》(天子)、《赘婿出山》(李闲鱼)、《近战狂兵》(梁七少)、《我的细胞监狱》(恐怖的阿肥)。

17.2月4日,阿里旗下书旗小说正式启动为期14天的第二届“书旗阅读狂欢节”。本次活动以“书旗陪你过福年”为主题,淘宝、支付宝、UC、夸克等APP也将加入到本次活动中,为广大用户提供数千部精品免费小说。

18.2月5日,阅文集团旗下青年作家围绕家乡世界文化遗产创作的短篇小说《礼物》《年兽》《野朋友》正式上线,根据3部网络小说改编的同名贺岁短片由腾讯影业同步推出。此次文影联动为腾讯联合阅文集团于2020年12月发起的“世界文化遗产新文创计划”增添了新的作品。

19.2月9日,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公布2021年1月榜单,包含十大类型小说、十大虚构好书、十大非虚构中文原创好书和十大非虚构翻译好书。其中,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网络小说《天启之门》(跳舞)、《超神机械师》(齐佩甲)、《未来天王》(陈词懒调)、《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言归正传)、《明天下》(子与2)入选好书榜“十大类型小说”。

20.2月10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向各省作协、省网络作协发布《关于征集网络文学“百年百部”优秀作品的通知》,旨在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及网络文学创作工程庆祝建党百年专项的基础上实施“百年百部”创作工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推出一百部以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为主题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21.2月24日,橙瓜网文发布2020橙瓜网络文学行业报告,主旨为行业大变局之下的新机遇。报告认为,2020年网络文学行业精彩纷呈,行业急剧变动,免费阅读方兴未艾,IP衍生百舸争流,市场竞争风起云涌。同时,市场各类型精品佳作层出不穷,更有一批潜力新锐作家不断涌现,为行业带来了活力。

22.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推出脱贫攻坚专题片《扶贫路上的文学力量》,该专题片记录了中国作协组织作家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采写脱贫攻坚故事的事迹和心迹,以独特的文学视角展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壮举,深刻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约稿函

《网文新观察》约稿函

《网文新观察》电子刊于2016年创办，经过编委会的努力，在网络文学评论界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本刊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指导、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主办，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是上海网络文学评论新阵地，共同助力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

本刊辟有解读网文、类型研究、大神专栏、网络关键词、学术交流等主要栏目，欢迎您来函赐稿。

征稿要求：

- 1、 文章要求体现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前沿，内容真实、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同时视角独特，文字精炼，可读性强。文题应相符，标题要做到简明简洁，最多不超过20个汉字。
- 2、 来稿一律使用Word排版，格式规范，以6000字符以内为宜（特稿除外）。
- 3、 请提供文章摘要（200-300字）和关键词（3-5个），有条件者请提供文章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的英文译文。
- 4、 文尾提供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籍贯、性别、工作单位、职称、所获学位、主要学术成果、研究方向）
- 5、 凡属国家级、省部级或者其他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请在文稿首页标明基金名称及基金项目编号。
- 6、 文尾提供参考文献（指正文引文出处），包括著作人、著作（论文）、出版地、出版社（期刊或报纸）、出版年、页码。标序号[1]、[2]……
- 7、 请在每篇稿件后附上您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真实姓名、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及时联系。
- 8、 本刊有对文章的删改权，如不同意删节，请予以注明；本刊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 9、 请保证文章版权的独立性，来稿文责自负，严禁抄袭。
- 10、 本刊一旦刊发稿件，即付稿酬。

通信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巨鹿路675号6号楼308室

邮政编码：200040

联系电话：021-54047175 转 280 分机

投稿邮箱：wwxgc675@126.com

《网文新观察》编辑部

2021.04

01

总第1期

